

《十老安刘》

主要角色

蒯彻：老生，白发髻，白满，黄绸条，青缎子地、蓝缎子平金云头边豆包，内衬朱红褶子，外套古铜色底宝蓝色领子褶子，天青色地平金龟背锦整抄包，酱紫色编花丝丝绦，青缎子平金回文边、淡青色腰裙，香色彩裤，白布袜子，蓝色小飘带，云头万字履；第三场纱地金边软侯帽，黑缎子地绣三灰圈金海水和托肩，黑缎子地平银草团长龙摆，香色改良蟒，金品绿心紫色地软带

张苍：老生，纱帽，黪三，蓝官衣，玉带，牙笏，彩裤，厚底；第八场紫官衣

栾布：丑，小倒缨盔，白灯笼扎，黄绸带，绿开氅，彩裤，朝方；第三场紫龙箭衣，大带，黑龙马褂，黑三尖

李左车：净，白老三块瓦，将巾，白满，紫开氅，彩裤，厚底；第三场绿龙箭衣，大带黑龙马褂，黑三尖

刘章：小生，紫金冠，粉色蟒，玉带，彩裤，厚底；第五场红龙箭衣，红斗篷，宝剑；第六场红蟒，玉带；第十二场紫金冠，粉软靠

刘长：净，黑碎脸，紫金冠，千斤，翎子，黑缎子大飘带，内衬浅黄褶子，黑蟒，玉带，红彩裤，厚底；第十二场黑软靠，双戟

吕后：旦，女平顶冠，黄色女官衣，软带，云肩，裙子，彩鞋

陈平：老生，相貂，白三，绸条，白蟒，玉带，彩裤，厚底，牙笏；第八场相巾，白开氅

田子春：老生，荷叶盔，黑三，绿蟒，玉带，彩裤，厚底；第七场素豆包，紫素褶子，绦子，福字履，蝇帚；第十二场绿软靠，荷叶盔，宝剑

王陵：生，金大镫，白三，香色蟒，玉带，彩裤，厚底；第十二场红软靠

周勃：净，老红脸，侯帽，白满，蓝蟒，玉带，彩裤，厚底；第十二场蓝软靠

刘贾：老生，银大镫，绸条，白三，白开氅，彩裤，厚底；第十二场白软靠

刘交：净，紫老三块瓦，金大镫，绸条，黪满，红开氅，彩裤，厚底

夫人：老旦，黪网子，黄绸条，香色帔，绿裙子，彩裤，白布袜子，福字履

张秀玉：小生，武生巾，花褶子，彩裤，厚底

吕禄：净，红三块瓦，侯帽，黪满，红蟒，玉带，彩裤，厚底；第十一场红龙箭衣，黄大带，黑色龙马褂

吕产：净，灰三块瓦，侯帽，黑满，蓝蟒，玉带，彩裤，厚底；第十一场蓝龙箭衣，黄大带，黑色龙马褂

吕台：丑，金大镫，黪扎，紫蟒，玉带，彩裤，朝方

吕嬖：旦，凤冠，女蟒，玉带，裙子，彩鞋

吕孝：丑，纱帽，丑三，红官衣，玉带，彩裤，朝方

吕悌：丑，纱帽，红官衣，玉带，彩裤，朝方

吕忠：丑，纱帽，红官衣，玉带，彩裤，朝方

吕信：丑，纱帽，红官衣，玉带，彩裤，朝方

吕礼：丑，纱帽，红官衣，玉带，彩裤，朝方

吕通：丑，纱帽，红官衣，玉带，彩裤，朝方

金环：净，黄花三块瓦，倒缨盔，黑扎，黑耳毛子，蓝花箭衣，黑花马褂，红彩裤，厚底，宝剑

太监：杂，太监帽，太监衣，绦子，彩裤，薄底

宫女：旦，过桥，褶子，云肩，裙子，彩鞋

大太监：生，大太监帽，大太监衣，绦子，彩裤，厚底

旗牌：生，大板巾，花箭衣，黑花马褂，大带，彩裤，厚底

蒯家院：丑，小黑罗帽，海青褶子，大带布袜子，方口鞋

陈家院：生，黑满，黑罗帽，海青褶子，大带，彩裤，厚底

张家院：丑，黑罗帽，黄绸条，白吊搭，老斗衣，大带，彩裤，皂鞋

军士：杂，小软倒缨盔，浅黄色素打衣打裤，卒坎，腰古，薄底

大铠：杂，大铠靠，贯字盔，彩裤，薄底

青袍：杂，黑罗帽，青袍，彩裤，薄底

捕手：丑，梢子帽，蓝布箭衣，大带，黑彩裤，皂鞋

情节

《十老安刘》敷衍汉初孝惠帝刘盈死后，他的母亲吕雉临朝称制。吕雉立侄吕台、吕产、吕禄和吕台之子吕通为王，又封诸吕六人为列侯。吕雉这种“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的措施，大大地违反了她的丈夫汉

高祖刘邦的遗言，于是刘氏一些宗亲和老臣便设法要刘除诸吕的势力。当时，刘邦的少子淮南厉王刘长镇淮南，有兵权；蒯彻、栾布和李左车三个顾命旧臣亲去淮南说服刘长起兵除吕扶汉。刘长的母亲原是故赵王张敖的美人，从刘邦后，被吕雉害死；刘长为吕雉抚养成人，不了解这种情况。蒯彻等讲明因由，刘长坚持要看到皇家宗卷才肯相信。不想吕雉惧怕泄露事实，早将宗卷焚毁；因此淮南派出盗取宗卷的田子春以无法复命刘长，便向陈平追究，陈平则向守卷官张苍索取。张苍焦急得想要自杀，幸亏他的儿子张秀玉把真正宗卷交出，说是吕雉烧的乃是张秀玉抄录的伪本，才解救了他的困难。刘长得到真的宗卷，便联合当时做内应的朱虚侯刘章，兵围长安，屠戮诸吕，胁迫吕雉自焚死，并推举刘恒继位。刘恒就是史书所称的汉孝文帝。

注释

《十老安刘》里的“十老”指的是在这个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倾轧事件里反对吕雉的刘贾、刘交、蒯彻、陈平、栾布、王陵、周勃、张苍、李左车、田子春等十人。传统剧目只有《监酒令》和《盗宗卷》，马连良先生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之间根据《史记》、《汉书》和《西汉通俗演义》，并参酌有关的地方剧本，交由吴幻荪先生贯串成为今本。其中如吕雉自焚等与史实不符的情节很多，则系迁就故事内容完整性而使然的。《淮河营》的蒯彻和《盗宗卷》的张苍是马连良先生创造出来的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前者以机智勇敢而富有说服力量的念白取胜，后者以表现忽喜忽惧而感情急遽变化的演技擅长，都是他的代表作。

根据《马连良演出剧本选集》整理

【第一场】

(回回曲牌。四太监、四宫女持符节掌扇、二大太监、吕后同上。)

吕后 (引子) 扶助炎汉，定国家，治国安邦。

(吕后入大座。)

吕后 (念) 自从五帝与三皇，哪有女儿管国疆。高皇晏驾归海葬，哀家登基称女皇。
(白) 哀家吕雉。只因高皇晏驾，哀家开千古未有之盛典，女儿称龙，在长安登基，大封吕氏宗亲以为十王。
内侍!

(二大太监同允。)

吕后 (白) 宣吕禄、吕产上殿。

大太监甲 (白) 国太有旨：吕禄、吕产上殿。

吕禄、
吕产 (内同白) 领旨。

(【长锤】。吕禄、吕产同上。)

吕禄 (西皮散板) 高皇不幸归海葬，

吕产 (西皮散板) 吕后登基封十王。

(吕禄、吕产同进门。)

吕禄、
吕产 (同白) (吕禄) (吕产) 见驾，国太千岁。

吕后 (白) 平身。

吕禄、
吕产 (同白) 千千岁。

(吕禄、吕产同起立，分站两旁。)

吕后 (白) 二卿，加封吕氏宗亲可曾宣到？

吕禄 (白) 已然宣到。

吕后 (白) 宣他等上殿。

吕禄 (白) 领旨。
国太有旨，吕氏宗亲上殿。

吕台、
吕通、
吕嬖、
吕孝、
吕悌、
吕忠、

吕信、
吕礼 (内同白) 领旨。
(一锤锣打上。吕台、吕通、吕婆、吕孝、吕悌、吕忠、吕信、吕礼搭轿同上。)

吕台、
吕通、
吕婆、
吕孝、
吕悌、
吕忠、
吕信、
吕礼 (同念) 皇恩多浩荡，吕姓封十王。
(同白) 臣等见驾，国太千岁。
吕后 (白) 平身。

吕台、
吕通、
吕婆、
吕孝、
吕悌、
吕忠、
吕信、
吕礼 (同白) 千千岁。
(吕台、吕通、吕婆、吕孝、吕悌、吕忠、吕信、吕礼同起立，分站两边。)

吕后 (白) 哀家今日大封吕氏宗亲，你等必须同心协力，扶保哀家江山社稷。
吕台 (白) 臣等理当同心协力，扶保国太江山社稷。
吕后 (白) 这便才是。
吕台 (白) 臣启国太：别人不足为虑，唯有朱虚侯刘章，此人足智多谋，不可不防。
吕后 (白) 卿有何计？
吕台 (白) 御弟吕禄有一女儿，生得甚是美貌，就将此女赐配那刘章，也好暗中监视于他。
吕后 (白) 此计甚好，宣刘章上殿。
太监 (白) 国太有旨：刘章上殿。
刘章 (内白) 领旨。
(一锤锣打上。刘章上。)

刘章 (念) 少年多血性，生平自英明。暗把吕党恨，
(【撕边一击】。刘章往内看。)

吕禄、
吕产、
吕台、
吕通、
吕婆、
吕孝、
吕悌、
吕忠、
吕信、
吕礼 (同白) 嗯哼！
刘章 (念) 女儿称帝君。
(刘章进门。)

刘章 (白) 儿臣刘章见驾，国太千岁。
吕后 (白) 平身。
刘章 (白) 千千岁。
(刘章起立，归大边。)

刘章 (白) 宣儿臣有何国事议论？
吕后 (白) 刘章儿，哀家自幼以亲生子看待于你，今日为娘身登九五，儿必须忠心报国才是。

刘章 (白) 儿臣理当协力扶佐国太江山社稷。
 吕后 (白) 哎！你是我的养子，见了哀家要称皇娘才是。
 刘章 (白) 这？如此，皇娘！
 吕后 (白) 好个聪明的皇儿，哀家登基以来，御林军必须亲信之人掌管，今封我儿为御林军统领，保卫皇城。
 刘章 (白) 多谢国太！
 (刘章拱手谢。)
 吕后 (白) 哎，又来了！
 刘章 (白) 谢皇娘！
 吕后 (白) 这便才是。哀家御弟吕禄，有一女儿，生得十分美貌，今赐配我儿，可称天生一对也！
 刘章 (白) 这？
 (刘章面向外，略一沉思。)
 吕台 (白) 还不向前谢恩！
 刘章 (白) 谢皇娘！
 (西皮散板) 怒在心头笑在面，
 满腹心事不敢言。
 吕后 (白) 皇儿啊！
 (西皮散板) 此女生来好貌相，
 天生一对好鸳鸯。
 (白) 御弟就该择一吉日，与他二人成全花烛才是。退班。
 吕等 (同白) 请驾回宫。
 (【大锣五击头】。吕后、四太监、四宫女、二大太监抽场同下。)
 吕台 (白) 还不向前拜见你的岳父！
 刘章 (白) 参见岳父。
 (刘章拜。)
 吕禄 (白) 罢了。
 刘章 (白) 唉！正是：
 (住头。刘章出门。)
 刘章 (念) 且作痴呆汉，装为懵懂人。
 (【大锣五击头】。刘章下。)
 吕禄 (白) 府中备酒，大家同饮。请！
 吕台、
 吕通、
 吕婆、
 吕孝、
 吕悌、
 吕忠、
 吕信、
 吕礼、
 吕产 (同白) 请！
 (一锤锣打下。吕禄、吕产、吕台、吕通、吕婆、吕孝、吕悌、吕忠、吕信、吕礼同下。)

【第二场】

(刘贾、刘交同上。)
 刘贾 (念) 汉室不幸遭奇变，
 刘交 (念) 吕后谋夺汉江山。
 (刘贾、刘交从八字。冲头。旗牌上。)
 旗牌 (白) 栾、李二公到。
 刘贾 (白) 有请。
 (【吹打】。栾布、李左车同上。刘贾、刘交同出门迎。)
 刘贾 (白) 啊，广武君。

李左车 (白) 千岁。

刘贾 (白) 栾公。

栾布 (白) 啊，千岁。

刘贾 (白) 请坐。

李左车、
栾布 (同白) 谢座。
(当中八字，李左车小边，刘交小边跨椅，栾布大边，刘贾大边跨椅。)

李左车 (白) 相约我等为了何事？

刘贾 (白) 汉室江山一旦休矣！
(【撕边一击】。)

栾布 (白) 何出此言？

刘交 (白) 今有吕后，欲夺汉室江山，大封吕氏宗亲为王，命刘长兵发成皋，杀死了我兄刘渊，眼看这炎汉江山难保了！

刘贾 (白) 我二人思得一计，可以转祸为福。

李左车、
栾布 (同白) 有何妙计？

刘贾 (白) 如今只有去至淮南，说服刘长除吕扶汉。怎奈刘长不明自己身世，反将吕后当作生身之母，掠杀刘氏宗亲。二公若能密往淮南，将已往之事对他说明，料他定能诛吕扶汉也。

李左车 (白) 好，某愿前往。

栾布 (白) 慢着，慢着！想那刘长性情暴虐，我二人此去顺说于他，恐难成功。

刘贾 (白) 依栾公之见呢？

栾布 (白) 我保举一个人吧，保管一说就行。

刘贾 (白) 是哪一个？

栾布 (白) 就是那蒯彻，蒯文通。

刘贾 (白) 哦，敢是那舌辩侯？

栾布 (白) 正是。

刘贾 (白) 请来相见。

栾布 (白) 慢着，慢着。想那蒯彻退居林下，杜门谢客，他不见人哪！

刘贾 (白) 这便如何是好？
(小锣一击。刘贾、刘交、栾布、李左车同想。)

栾布 (白) 唉，有了。待我栾布略施小计，管叫那蒯彻去往淮南顺说刘长。只是我等必须亲至他府。

刘贾 (白) 好，准备轿马伺候。
(刘贾、刘交、栾布、李左车同站起。)

栾布 (白) 我看不必吧。此地离他府不远，转过小巷就是，我们还是步行吧。

刘贾 (白) 好，如此掌灯伺候。
(旗牌持灯。【闪锤】。)

李左车 (西皮散板) 大家悄悄过小巷，
(【长锤】。刘贾、刘交、栾布、李左车同出门，同走圆场，上场门大边一条边。)

李左车 (西皮散板) 来到蒯彻府门旁。
(住头。)

李左车 (白) 来此已是蒯府。

栾布 (白) 待我向前。
门上有人么？

家院 (内白) 啊哈！
(【小锣五击头】。家院自下场门上。)

家院 (念) 从前王侯府，如今隐士家。
(白) 外面谁叫门哪？

栾布 (白) 里面听着：圣旨下！

家院 (白) 啊？圣旨下？我给您回禀一声。
(家院面向下场门。)

家院 (白) 启爷：圣旨下。

蒯彻 (内双叫头) 天哪, 天! 炎汉江山危矣!
 (内西皮导板) 忽听家院一声报到,
 (蒯彻上。一锣切住。)

家院 (白) 启爷: 圣旨下。
 蒯彻 (白) 啊?
 家院 (白) 圣旨下。
 蒯彻 (白) 啊?
 家院 (白) 圣旨下。
 蒯彻 (白) 呀呀呸!
 (西皮垛板流水板) 不由得老夫怒心梢。
 我也曾告职归林朝事不问了,
 圣旨召我为哪条?

(大锣收头, 一锣。)

蒯彻 (白) 暖! 想我蒯彻也曾告归林下, 不问朝政如今又有圣旨到来, 我岂能甘附吕党?
 (【撕边一击】。蒯彻想。)

蒯彻 (白) 有了!
 家院过来, 对押旨人去说: 老爷染病在床, 行动不便, 请收回成命, 候老爷病体痊愈, 亲自入朝复命。快去!

家院 (白) 是。
 李左车 (白) 待我听上一听。
 家院 (白) 外面听者: 我家老爷染病在床, 行动不便, 请收回成命, 待等我家老爷病体痊愈之后, 亲自入朝复命。

(冷锤。栾布、李左车、刘贾、刘交同惊诧, 栾布与李左车耳语。)

李左车 (白) 暖! 里面听者: 方才说得不清不明, 出来再讲一遍。
 家院 (白) 说得这么清楚, 你都没听明白?
 (家院看蒯彻, 蒯彻示意开门。)

家院 (白) 等着我给您开开门。
 (家院开右扇门、开左扇门, 栾布在开左扇门时从家院身后溜进, 藏在蒯彻身后, 家院出门。)

家院 (白) 原来是几位王爷! 我家老爷染病在床, 行动不便, 待等我家老爷病体痊愈之后, 亲自入朝复命。
 李左车 (白) 此话是哪个讲的?
 家院 (白) 我家老爷讲的。
 李左车 (白) 你家老爷今在何处?
 家院 (白) 啊, 这个?
 (家院略一犹豫。)

家院 (白) 我家老爷在……
 (栾布在蒯彻身后拍蒯彻肩。)

栾布 (白) 你家老爷在这儿哪!
 (一锤锣。栾布从蒯彻身后出, 刘贾、刘交、李左车同笑。)

蒯彻 (白) 千岁, 大人!
 (蒯彻让刘贾、刘交、栾布、李左车同进入, 刘贾、栾布同坐大边, 刘交、李左车、蒯彻同坐小边。家院暗下。)

蒯彻 (白) 请坐。列公, 夤夜至此, 有何见教?

刘贾、
 刘交 (同白) 大人哪!
 刘贾 (西皮摇板) 如今吕后把位篡,
 刘交 (西皮摇板) 主使刘长杀刘渊。
 刘贾 (西皮摇板) 汉室不幸遭奇变,
 刘交 (西皮摇板) 相烦蒯公走淮南。

(【大锣一击】。)

栾布 (白) 老蒯, 这事非你去不可!
 蒯彻 (白) 哦!
 (蒯彻考虑, 站起。【闪锤】。)

蒯彻 (西皮流水板) 听罢言来心暗转,
定有缘故在其间;
一定是栾布老儿把我荐,
叫我一人去闯难关。
低下头来暗盘算,
拉他二人一同走淮南。

(住头。蒯彻归座。)

蒯彻 (白) 启禀二位千岁:想那刘长年幼性傲,为臣一人前去顺说,恐难成功。想广武君李左车足智多谋,虞侯栾布能言会道,我三人同去,大功必成也。

李左车 (白) 好,一同前往。

栾布 (白) 慢着,慢着!你先坐着!

(栾布起立,叫蒯彻向前,背躬。)

栾布 (白) 我说老蒯呀,想那刘长乃是个年轻的小孩子,你到那里三言五语跟他一说就行,又何必买一个饶俩哪!

蒯彻 (白) 哦!这个!听栾公之言,此去顺说刘长容易得很?

栾布 (白) 容易得很!

蒯彻 (白) 好!既如此容易,就烦栾公一人前去,我们在此听候好音。你看如何哇?

栾布 (白) 我一人去?

(栾布略一思索。)

栾布 (白) 那不行!还是咱们三人一道去吧!

蒯彻 (白) 全是你说了!

栾布 (白) 不是呀!人多主意多不是。

(住头。栾布、蒯彻同归原座。)

蒯彻 (白) 但不知几时前往?

刘贾、
刘交 (同白) 事关紧急,急速为妙。

蒯彻 (白) 既然如此,待等明早,我三人同往淮南便了。

(大锣凤点头。蒯彻、刘贾、刘交、栾布、李左车同站起。)

刘贾、
刘交 (同西皮散板) 相烦列公淮南到,
李左车 (西皮散板) 粉身碎骨不辞劳。
栾布 (西皮散板) 我今倒被他赚了,
蒯彻 (白) 栾公啊!
(西皮散板) 你夸嘴的大夫药不高。

(大锣打下。众人同下。)

【第三场】

(八声甘州牌,【急急风】。八军士持削刀同上,同站斜一字。金环骑马上,至大边台口拉开回来。)

金环 (白) 军士们!

(八军士同允。)

金环 (白) 打道辕门!

(八声甘州牌。领起圆场,挖开,金环下马归正场。)

金环 (叫头) 军士们!
(白) 千岁升帐,这刀枪——

(冲头。前四军士同往里翻,亮相,后四军士同往外翻,亮相。)

金环 (白) 要明亮!

(大锣二三击。)

金环 (白) 铠甲——

(冲头。八军士同翻回原位,亮相。)

金环 (白) 要鲜明!

(大锣二三击。)

金环 (白) 有人求见,速报我知!

(〔合头〕。金环向外亮相。)

金环 (白) 伺候了!

(金环下。八军士同站正场一字排。〔长锤〕。栾布、李左车、蒯彻同上。)

蒯彻 (西皮散板) 奉王命来淮南逞说舌辩，
 栾布 (西皮散板) 我三人来到了鬼门关前!
 (白) 我说老蒯呀! 来到了淮河营啦!

蒯彻 (白) 嗯。

(蒯彻看。)

蒯彻 (白) 到了淮河营了，栾公向前。
 栾布 (白) 哎，咱们三个人一块来的，怎么单叫我上前通报哇?
 蒯彻 (白) 你出的主意，总是你去呀!
 栾布 (白) 我出的主意就得我去? 好! 我去就我去。
 有人么? 走出一个来!

军士甲 (白) 喂! 作什么的?
 栾布 (白) 去、去、去，换一个会说话的前来。
 军士甲 (白) 有请中军官。

(五击头。金环上。)

金环 (白) 何事?
 军士甲 (白) 有人求见。
 金环 (白) 待我看来。

(金环看栾布。)

金环 (白) 嘿! 原来是个老头儿。

(栾布学金环语气。)

栾布 (白) 老头儿，我不玩火球儿!
 金环 (白) 到此何事?
 栾布 (白) 对你家小千岁去说，就说长安来了三位老臣，有大事密禀，快去说去!
 金环 (白) 拿来!
 栾布 (白) 什么?
 金环 (白) 禀贴。
 栾布 (白) 禀贴。哟，坏了! 没带着。
 老蒯呀，他跟我要禀贴，我没带着呀!

蒯彻 (白) 未曾带来?
 栾布 (白) 没带着，怎么办哪?
 蒯彻 (白) 不妨事，待我向前。
 栾布 (白) 你去呀? 瞧你的!
 蒯彻 (白) 哎!

(一锣。)

蒯彻 (白) 对你家千岁去说：由长安城中来了三位老臣，要见你家千岁，有大事密禀。禀贴未带，快去通报，快去，快去!

金环 (白) 是，是，是。

(冲头。金环下。)

栾布 (白) 老蒯呀，这么成吗?
 蒯彻 (白) 这也算不了什么。
 金环 (内白) 令下!

(冲头。金环持令旗上。)

金环 (叫头) 三老听者：
 (白) 千岁有令，命你三人分作三班，报名而进! 你要仔细了! 你要与我打点了! 报门!

(五锤。金环下。蒯彻在撕边一击中看下场门。)

蒯彻 (白) 嘿嘿! 小小淮河营，倒有些威风煞气也!

(〔闪锤〕。李左车站大边，蒯彻站当中，栾布站小边。)

蒯彻 (西皮摇板) 淮南王他把令传下，
 李左车 (西皮摇板) 分作三班去见他。

蒯彻 (西皮摇板) 分明是先把虎威诈,
不由我等笑哈哈!

(蒯彻微笑。)

栾布 (白) 哦!

(堂鼓浪头。)

栾布 (西皮流水板) 金鼓不住咚咚的打,
只打得栾布心内麻。
趁此机会我就溜了吧,

(小拉子, 行弦。)

蒯彻 (白) 回来, 哪里去?

栾布 (白) 我有事去。

蒯彻 (白) 何事?

栾布 (白) 我“内急”!

蒯彻 (白) 什么叫做“内急”?

栾布 (白) “内急”就是要“搂闪”。

蒯彻 (白) 什么叫做“搂闪”?

栾布 (白) 这么大的舌辩侯, 连“搂闪”都不懂? “搂闪”就是要“拉屎”。

蒯彻 (白) 生死关头, 不准你去。

栾布 (白) 不准我去?

李左车 (白) 不准你去呀!

栾布 (白) 唉! 坏了!

(西皮流水板) 生死关头屎也不叫拉!

蒯彻 (白) 啊!

(西皮流水板)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胡言乱语怎瞒咱!
在长安是你夸大话,
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
左手拉住了李左车,
右手再把栾布拉。
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爬,

(行弦。蒯彻拉李左车、栾布同至大边。)

蒯彻 (西皮流水板) 生死二字且由它!

(一锤锣打下。蒯彻、李左车、栾布同下。)

【第四场】

(将军令。摆高台, 幕开。【急急风】。四大铠持开门刀双进门, 四军士执月虎旗同站门, 刘长上, 至台口, 回头, 一亮。【四击头】, 【急急风】。刘长上高台坐。五击头。)

刘长 (念) 性儿强来性儿刚, 顺者昌来逆者亡! 任所欲为无商量, 人称——

(冲头。刘长掏翎子亮相。)

刘长 (念) 淮河小霸王!

(住头。)

刘长 (白) 孤, 淮南王刘长。适才中军报道, 长安来了三个老臣, 要面见孤王, 有事密禀。得, 中军听令!

金环 (白) 在。

刘长 (白) 传孤将令: 摆下枪林剑阵, 命他三人, 分作三班, 报门而进! 你要与孤传哪——

(【大锣一击】。)

刘长 (白) 你要与孤——

(三下锣。刘长作身段。)

刘长 (白) 传头班!

金环 (白) 架起刀门!

(四大铠同允, 同架起刀门。冲头。)

金环 (白) 传头班!

李左车 (内白) 来也。
(〔长锤〕。李左车上, 看。)

李左车 (西皮快板) 忽听一声传头班,
挺胸叉背走向前;
小刘长摆下刀和剑,
(〔长锤〕。李左车钻刀门, 众人同呐喊威吓。李左车钻过, 四大铠同归原位。)

李左车 (西皮快板) 要吓左车难上难!
(白) 叩见千岁!
(李左车跪。)

刘长 (白) 下跪何人?

李左车 (白) 李左车。

刘长 (白) 官居何职?

李左车 (白) 广武君。

刘长 (白) 唔呼呼呀! 原来是我父王托孤老臣, 起来一旁坐下。

李左车 (白) 谢座。
(一锤锣。李左车坐小边。)

刘长 (白) 你由长安到此面见孤王, 为了何事?

李左车 (白) 为臣有桩故事与千岁有关, 特地到此说与千岁知道。

刘长 (白) 哦! 有桩故事与孤有关?

李左车 (白) 正是。

刘长 (白) 你可记得清?

李左车 (白) 记得清。

刘长 (白) 讲得明?

李左车 (白) 讲得明。

刘长 (白) 好! 如此你与孤——
(三锣。刘长耍翎子, 作身段。)

刘长 (白) 讲!

李左车 (白) 千岁容禀。
(李左车归位, 站起。)

李左车 (白) 为臣这段故事, 是高皇灭了项羽之后, 奏凯回朝; 路过常山, 思念功臣, 吊祭赵王张敖。见其美人赵氏, 生得天姿国色, 就将她带进宫去, 封为香宫娘娘。
(下锣。)

李左车 (白) 不上数月, 这香宫娘娘身怀有孕, 不料彭越造反, 高皇御驾亲征, 香宫娘娘上前奏道: “啊, 万岁。妾妃将要生养, 不知命何人收生代劳?” 高皇在马上用鞭一指, 说道: “就命正宫吕国太收生代劳。”

刘长 (白) 嗯。
(下锣。)

李左车 (白) 高皇一去, 数月未归。香宫娘娘堪堪临盆, 那吕国太定下毒计, 与他送去三件礼物。

刘长 (白) 哪三件礼物呢?

李左车 (白) 龙须菜、定心汤、天鹅蛋。

刘长 (白) 哎! 分明是好意, 怎说毒计?

李左车 (白) 说什么好意, 分明是件件有毒。那香宫娘娘本不当不用, 怎奈是大与小送, 又不得不用。待生下一家小千岁之后, 用下此物——可怜哪可怜! 可怜那香宫娘娘怀抱小千岁的龙体, 痛哭一场, 她, 她, 她就一命归天了!

刘长 (白) 呕!

李左车 (西皮散板) 香宫娘娘死得惨,
空留幼主在人间。

刘长 (白) 啊! 听你言来语去, 这家小千岁莫非是孤王不成?

李左车 (白) 你今日才得明白。

刘长 (白) 怎么讲?

李左车 (白) 你才得明白!

刘长 (白) 喳喳喳，好恼！
 (西皮散板) 听罢一言怒满腔，
 花言巧语骂孤王。
 你进得淮营胡乱讲，
 搬动是非罪怎当。
 人来暂囚候发放！
 (白) 囚起来！
 (扭丝。大锣绑李左车同下。)

刘长 (白) 嘚，中军！
 (西皮散板) 再传二班见孤王！
 (【大锣一击】。)

金环 (白) 传二班！
 栾布 (内白) 来也。
 (【望家乡】。四大锣同架刀门。紧锤。栾布上。)

栾布 (西皮小导板) 辕门摆下刀枪阵，
 (栾布望。紧锤。)

栾布 (西皮快板) 明晃晃好不怕煞人，
 站立在营门用目睁，
 两眼昏花我看不真。
 (行弦。)

金环 (白) 呔！千岁叫你报门而进，你要小心了，你要打点了！
 (【大锣一击】。)

栾布 (白) 哦！
 (西皮流水板) 忽听得里面传将令，
 吓得我栾布心内惊！
 此一番进去怒恼了他的性，
 那时节推出了辕门以外我的老命归了阴。
 大着胆儿我就钻刀阵，
 (四大锣同架起刀门。九锤半转搓锤。栾布作惊恐身段，进刀门，站小边，四大锣同归原位。)

栾布 (西皮流水板) 问我一言答一声。
 (白) 千岁在上，老臣有礼。
 (栾布立而不跪。)

刘长 (白) 下站何人？
 栾布 (白) 虞侯栾布。
 刘长 (白) 唔呼呀，也是托孤老臣。一旁坐下。
 栾布 (白) 谢座。
 (住头。栾布坐大边。)

刘长 (白) 你由长安到此，面见孤王为了何事？
 栾布 (白) 请问千岁，适才间绑的何人？
 刘长 (白) 广武君李左车。
 栾布 (白) 因何将他捆绑？
 刘长 (白) 进得淮河营胡言乱语，故而将他上囚。
 栾布 (白) 但不知他说些什么？
 刘长 (白) 他道孤是香宫赵娘娘所生。
 栾布 (白) 怎么着？他说你是香宫赵娘娘所生？想必是赵娘娘所生。
 刘长 (白) 他又道是吕国太抚养。
 栾布 (白) 怎么着？他说你是吕国太抚养？想必是吕国太抚养。
 刘长 (白) 他说是？
 栾布 (白) 那就是！
 刘长 (白) 他又说不是？
 栾布 (白) 那就不是吧！
 刘长 (白) 咦！胆大栾布，进得淮河营随机应变，真可谓老而不死是为贼！
 栾布 (白) 千岁，有道是君责臣，臣也当责君。我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刘长 (白) 哇!

(【大锣五击头】。)

刘长 (白) 胆大栾布，胡言乱语，推出斩了!

栾布 (白) 且慢，我乃是托孤老臣，哪个敢斩?

刘长 (白) 斩不得，孤就要囚!

栾布 (白) 什么?

刘长 (白) 要囚!

栾布 (白) 动也动不得!

(【撕边一击】。)

刘长 (白) 三军的!

(众人同允。)

刘长 (白) 斩的好，还是囚的好?

众人 (同白) 囚的好。

刘长 (白) 哎呀!

(【大锣五击头】。)

刘长 (白) 说什么囚的好，分明是叫这老儿多活一时。来! 与孤囚、囚、囚了!

(大铠绑栾布。)

栾布 (白) 哦呵! 坏了!

(西皮散板) 听说一声上绑绳，不由栾布吃一惊。

(栾布出门。)

栾布 (西皮散板) 高叫老蒯来救命，

(白) 老蒯呀!

蒯彻 (内白) 来也!

(【急急风】。蒯彻左手撩袍，微抖急走上，到台口见栾布，惊愕。)

蒯彻 (西皮散板) 虞侯为何上了刑?

栾布 (白) 老蒯呀!

(西皮散板) 刘长这小子他概而不论，不容分说上绑绳。我三人倒有两个上了捆，救命全仗你一个人!

蒯彻 (白) 哦!

(西皮散板) 听罢言来笑吟吟，

栾布 (白) 还乐哪!

蒯彻 (西皮散板) 我有言来你是听:

栾布 (白) 你有话说吧!

蒯彻 (西皮散板) 你既知小刘长暴虐成性，为什么举荐我来见他人?

栾布 (白) 就别抱怨啦!

蒯彻 (西皮散板) 这是你要奸滑自己的报应，

栾布 (白) 哎唷!

蒯彻 (西皮散板) 要求救你只好另请高明!

(蒯彻拱手回身欲走。行弦。)

栾布 (白) 哎老蒯! 老蒯! 别不管哪! 到了什么时候了，您赶紧救命吧! 我都出汗了!

(蒯彻微笑。大锣凤点头。)

蒯彻 (西皮散板) 劝虞侯且忍耐略等一等，

栾布 (白) 呕!

蒯彻 (西皮散板) 待我去见刘长舍命拚生。但愿得说动他乃炎汉之幸，也不枉我三人千里迢迢走淮营，我们同来同行。全凭我三寸舌在败中取胜，

(栾布欲行又止。)

栾布 (白) 老蒯!
(西皮散板) 你进去也得留点神!

(栾布下。)

蒯彻 (西皮散板) 低下头来暗思忖,
怎样说动就把他赢?
(叫头) 且住!
(白) 二位老臣今已上囚, 我此番进去若说他不倒, 一来炎汉江山无以为救, 二来断送我三人的性命。这……

(乱锤。蒯彻向里转, 想, 翻回。)

蒯彻 (叫头) 哦, 哦! 有了!
(白) 我此番进去与他一个玩世不恭!

(一锣。)

蒯彻 (白) 傲慢不逊!

(一锣。)

蒯彻 (白) 用言语激动于他! 再做道理呀!
(快扭丝。蒯彻见四大铠架刀门。)

蒯彻 (西皮散板) 我将主意来拿稳,
(蒯彻用手将盔头斜戴。)

蒯彻 (西皮散板) 衣帽斜跨见他人。
(蒯彻向右飘髯, 右手撩左袍襟, 掖玉带。)

蒯彻 (西皮散板) 撩袍我且钻刀阵,
(撞金钟。蒯彻右手抖袖, 抓袖。众人同喊堂威。扭丝。蒯彻进门, 归大边, 四大铠同归原位。蒯彻看刘长。)

蒯彻 (西皮散板) 看他把我怎样行!
(住头, 【撕边一击】。)

蒯彻 (白) 请了!
(【撕边一击】。)

刘长 (白) 下站何人?

蒯彻 (白) 姓蒯, 名彻, 字文通, 高皇封过一字不斩舌辩侯。喏、喏、喏就是我!

刘长 (白) 哪个问你官衔?

蒯彻 (白) 高皇封过, 是不得不讲。

刘长 (白) 你进得淮营, 可知王法?

蒯彻 (白) 王法治国。

刘长 (白) 可晓得礼义?

蒯彻 (白) 礼义传家。

刘长 (白) 好哇!
(软四击头。)

刘长 (白) 你既知王法礼义, 自古臣子见君原有二十四拜, 三拜九叩, 四起八拜, 方合道理。你如今进得淮营, 衣冠不整, 横眉视君, 是何道理?

蒯彻 (白) 呵呵, 不错, 不错。凡为臣子见君, 原有二十四拜, 三拜九叩, 四起八拜, 方合道理。你是高皇的爱子, 我是先王的老臣。况且, 我如今是告老封侯之人, 来到此乃是一客位, 你就该下位迎接, 那时节我必然恭恭敬敬行起君臣大礼。你如今昂然上座, 怒目相视, 全无礼节, 反道我老蒯不参不拜, 呵呵, 正所谓不知责己, 只知责人也!

刘长 (白) 呀!
(西皮散板) 他那里一言将我问,
(西皮流水板) 我这里答辩不出声。
本当与他使蛮横;
怎奈他是先王驾前年迈苍苍一老臣。
暂且忍下心头恨,
再与蒯彻说分明。
(白) 蒯彻, 孤也不计较与你, 你到此何事?

蒯彻 (白) 那栾布、李左车他二人进营何事?

刘长 (白) 他二人进得淮营胡言乱语，今被孤王上囚；有再提起此事者，孤是定斩不赦！

蒯彻 (白) 听你之言那栾布、李左车已然上囚了么？

刘长 (白) 嗯，便宜了他们！

蒯彻 (白) 说什么便宜了他们，依我看来是该遭雷打！

(【大锣一击】。)

刘长 (白) 啊？哪个该遭雷打？

蒯彻 (白) 就是你！

刘长 (白) 啊？

(【大锣一击】。刘长激怒，拔剑向蒯彻。蒯彻双手摇摆拦阻。)

蒯彻 (白) 啊，慢来，慢来！不必性急，请安坐，我有几句言语说与你听。

刘长 (白) 讲！

(刘长收剑，不耐。)

蒯彻 (白) 你且听道：想那栾布、李左车不过是你父王驾下托孤的老臣，从长安到此，不过是为你刘家江山社稷而来。说得是，好好地款待；说得不是，也要送回长安。你如今将他二人上囚，犹囚了高皇一般，岂不是该遭雷打！

(【撕边一击】。)

刘长 (白) 哇！

(【大锣五击头】。)

刘长 (白) 胆大蒯彻，进得淮营胡言乱语，你是该当何罪？

(冷锤。)

蒯彻 (白) 哼！

(蒯彻右手抓水袖，冷笑。)

刘长 (白) 啊！

(【撕边一击】。)

刘长 (白) 你为何发笑？

蒯彻 (白) 非我发笑，我倒无有什么罪名，你如今头顶三行大罪，你可知道哇？

刘长 (白) 孤镇守淮营，训练兵卒，保卫疆土，何罪之有？我问你这一？

蒯彻 (白) 好，我来问你：前者兵发成皋，为了何事？

刘长 (白) 捉拿我叔父刘渊进京问罪。

蒯彻 (白) 你叔父刘渊，他有何罪？

刘长 (白) 他要篡夺汉室疆土，还说无罪吗？

蒯彻 (白) 你叔父刘渊，今年多大年纪？

刘长 (白) 七十有三。

蒯彻 (白) 可有后代？

刘长 (白) 哎！这——乏嗣无后。

蒯彻 (白) 着哇！想你叔父刘渊幼年的时候，随同你父东挡西诛，南征北剿；那时不争江山，不夺社稷，如今七十有三，乏嗣无后，才来争江山夺社稷，难道说他带到棺材里面去做不成？

刘长 (白) 这个！

(【大锣一击】。)

蒯彻 (白) 可笑你不明道理，不辨是非，单听吕后片面之言，乱杀刘氏宗亲。见了你叔父刘渊，提枪就刺。你叔父刘渊抱住枪头，对天叹曰：“刘家出了不肖之子！”痛哭一场，拔剑自刎。你不念亲骨肉，反来侄伐叔，其罪一也！

刘长 (白) 吓！这个！

(【大锣一击】。)

刘长 (白) 这一罪孤且认下，我问你这二？

蒯彻 (白) 这二，你父晏驾，你因何不登基？

刘长 (白) 是孤年幼。

蒯彻 (白) 你几岁封王？

刘长 (白) 七岁封王。

蒯彻 (白) 几岁离都？

刘长 (白) 九岁离都。

蒯彻 (白) 镇守淮南？

刘长 (白) 一十二年。

蒯彻 (白) 共计算来？

刘长 (白) 二十余载。

蒯彻 (白) 着哇！你七岁封王，九岁离都，镇守淮南一十二年，共计算来二十余载；既不登基，又不接位，就该发下龙票一张，去至山东，请回九千岁，大家当殿商议，谁在殿上为君，谁在殿下为臣，方合道理。你如今坐又不坐，让又不让，叫那吕后在长安城中称孤道寡，眼看炎汉社稷要断送吕后之手，其罪二也。

刘长 (白) 这——

(【大锣一击】。)

刘长 (白) 好，这二罪孤也认下。我问你这三？

蒯彻 (白) 这三——这淮河两岸的老百姓，是古来有的呀？还是新有的呢？

刘长 (白) 古来有的。

蒯彻 (白) 不然，不然，是新有的。

刘长 (白) 古来有的。

蒯彻 (白) 噢！古来有的？我再问你，你父王在九里山与霸王交战的时候，那时节是先有你呀，还是先有我呢？

刘长 (白) 这个——自然先有你这个老儿！

蒯彻 (白) 着哇！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晓得？

刘长 (白) 你知道？好，你就讲！

蒯彻 (白) 我自然要讲。想当初，你父王在九里山与霸王交战的时节，淮河两岸的老百姓被霸王杀的是干干净净。你父王灭了项羽，奏凯而回，打从淮河两岸经过，见那里无有人烟，去至江夏调来了三千七百余户，每人赐木犁一张、耕牛一头。你父对百姓们说道：“养子不当差，种地不纳粮。”众百姓敬你父如天神一般，你如今行的是霸兵，走一处灭一处，不来继父志，反来丧父德，其罪有三！你还有何话讲？

刘长 (白) 呀！

(西皮散板) 听罢蒯彻三罪论，
如梦方醒愧在心。
急忙下位礼恭敬，
刀枪撤去！

(白) (扭丝。四大铠自两边分下，刘长下高台，站小边，蒯彻整理衣冠，站大边。)

刘长 (白) 先生哪！

(西皮散板) 多谢先生训后生。

(刘长拱手行礼。蒯彻回拜。)

蒯彻 (西皮散板) 冒渎千岁失恭敬，
快快赦回二老臣！

刘长 (白) 中军！

(西皮散板) 传令快把二老请，

中军 (白) 二老赦回来！

(扭丝。栾布、李左车自下场门同上。)

栾布、
李左车 (同西皮散板) 想是蒯彻把功成。

(住头。栾布、李左车同进门，栾布站大边，李左车站小边。)

栾布、
李左车 (同白) 多谢千岁不斩之恩。

刘长 (白) 孤鲁莽行事，还望二位老先生莫怪。请坐！

(一锤锣。刘长坐当中，蒯彻、栾布同大边，李左车小边。)

蒯彻 (白) 千岁既明已往之事，就该发兵诛吕扶汉才是。

刘长 (白) 此事容孤思之，再做计较。三位老先生暂回长安听候好音，自有定夺。

(蒯彻无奈，对李左车、栾布示意。)

蒯彻 (白) 也只好如此。

刘长 (白) 中军过来！备半副銮驾，将三位先生送出淮营！

金环 (白) 得令。銮驾走上！

(冲头。八太监自两边持銮驾分上。)

金环 (白) 銮驾齐备。

刘长 (白) 啊，三位老先生，孤家不能远送了。

蒯彻 (白) 谢千岁！

(蒯彻、栾布、李左车同站起。)

蒯彻 (西皮小导板) 辞别千岁长安转，

(【长锤】。蒯彻、栾布、李左车同出门。小拉子。两望，先左后右当中一亮，同笑。)

蒯彻 (西皮流水板) 得意洋洋笑连天！
看半副銮驾排列站，
这一场荣耀非等闲。

死里逃生我好险，
似这样虎口拔牙的事儿哪一个大胆敢向前。
摇摇摆摆我出前殿，

(【长锤】。太监领下。)

栾布、
李左车 (同西皮流水板) 实不愧舌辩侯名不虚传！

(栾布、蒯彻、李左车抽头，同下。)

刘长 (白) 啊！
(西皮散板) 蒯彻大胆逞舌辩，
口似悬河胆包天。
低下头来心辗转，
猛然怒火到胸间！

(叫头) 且住！

(白) 蒯彻老儿依仗他嘴巧舌能，孤反送了半副銮驾将他三人送出淮河营，岂不长了他人的威风！

(【大锣一击】。)

刘长 (白) 灭了俺自己的锐气！

(【大锣一击】。)

刘长 (白) 这，这，这！

(乱锤。)

刘长 (叫头) 有了！
(白) 不免将他三人唤回，与他们个厉害，也叫他等知道淮河营的威风煞气！
来呀！

(【大锣一击】。)

刘长 (白) 将三老召回来！

金环 (白) 将三老召回来！

(【急急风】。八太监自下场门同上，过场，自上场门同下。李左车、栾布、蒯彻同上。)

李左车 (西皮散板) 忽听又把三老唤，

(【大锣一击】。)

栾布 (西皮散板) 这回进去透着玄。

李左车 (叫头) 二公！
(白) 方才他将你我三人送出淮营，如今召回，其中定有变故！

栾布 (白) 哦喝老蒯！此番进去，你把嘴放的乖乖的，你要看风使舵，对病下药，不图半副銮驾，只求平平安安回转长安，你看好不好？

(【撕边一击】。)

蒯彻 (白) 呵呵！我自有道理！走哇！

栾布、
李左车 (同白) 走哇！

蒯彻 (西皮散板) 三人一同上银安，

(蒯彻、李左车、栾布同进门，归原位。)

蒯彻 (西皮散板) 见了千岁便开言。
(白) 啊！千岁，将我等唤回为了何事？

刘长 (白) 唤回你等，非为别事，自盘古以来，哪有臣问君罪之理，分明有些傲上！

(【大锣一击】。)

蒯彻 (白) 臣子谏君，古来有的，何言傲上？

刘长 (白) 哦，古来有的？你哪里知道许多？

蒯彻 (白) 我活了七八十岁，自然比你知道的多些。

刘长 (白) 哦，你知道，你就讲！

蒯彻 (白) 听道：

(念) 昔日有个楚霸王，刚愎自用性乖张；不听范增忠良谏，后来自刎在乌江。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惹祸殃。为君须得反躬想，说臣傲上理不当！

(【大锣一击】。)

刘长 (白) 吓呀！

(【大锣五击头】。)

刘长 (白) 说什么当也不当，我就杀了你！

(刘长拔剑。【撕边一击】。)

蒯彻 (白) 你要杀哪个？

刘长 (白) 我要杀你！

蒯彻 (白) 你要杀我，却也不难。除非用金鎗银锄，将高皇金身玉体，抬到淮营，你跪在你父王面前说道：“儿臣驾下，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儿，他名叫蒯彻，他不听儿臣约束，儿要杀他！”你父王若能开口你便杀得；如其不然，你们哪个敢斩？

刘长 (白) 呀呀呸！

(【大锣五击头】。)

刘长 (白) 哪有人死能复生？

蒯彻 (白) 着哇！哪有为子不认亲？

刘长 (白) 哪一个不认亲？

蒯彻 (白) 就是你呀！

刘长 (白) 怎么讲？

蒯彻 (白) 就是你！

(刘长抓蒯彻右手，到台口。)

刘长 (白) 喳喳喳哇呀呀！

(刘长放手。)

刘长 (西皮散板) 忙将三老上了捆！

(【急急风】。蒯彻、栾布、李左车同绑下。田子春上。)

田子春 (白) 刀下留人！

(西皮散板) 听说要斩忠良臣。

(田子春进门，站小边，面向刘长。)

田子春 (西皮散板) 快将三老来松捆！

(白) 参见千岁！

刘长 (白) 平身。卿家进内何事？

田子春 (白) 千岁为何要将三老问斩？

刘长 (白) 他三人进得淮营，胡言乱语，故而问斩。

田子春 (白) 但不知他们讲些什么？

刘长 (白) 他三人道孤是香宫赵娘娘所生，吕国太所养，胡言乱语，其情可恼！

(【大锣一击】。)

田子春 (白) 原来如此！请问千岁，旁人足下俱生十趾，有千岁只生九趾，可是么？

刘长 (白) 这？

(【大锣一击】。)

刘长 (白) 不错是的。

田子春 (白) 这就不错的了。千岁果是香宫娘娘所生无疑。

刘长 (白) 怎见得？

田子春 (白) 只因香宫赵娘娘生下千岁之时，被吕后陷害，心中十分愤恨，故而咬去一趾以作后记。

刘长 (白) 哎！

(【大锣一击】。)

刘长 (白) 无凭之言，孤家不信。

田子春 (白) 皇家宗卷写的明白，岂敢欺君作假。

刘长 (白) 好，调来宗卷证明此事，方可深信。

田子春 (白) 且慢！无故调卷，恐国太生疑。

刘长 (白) 依你之见呢？

田子春 (白) 依臣之见，先将三老赦回，然后我与三老一同去往长安，一来设法盗取宗卷，二来送回三老，千岁你看如何？

刘长 (白) 噫！哈哈！

(【大锣一击】。)

刘长 (白) 孤倒明白了。

田子春 (白) 明白何来？

刘长 (白) 你分明是解脱三老之计，他等回到长安与孤闭门不见，你道是与不是？

田子春 (白) 为臣愿将满门家眷押在淮营，担保三老，若盗回宗卷证明此事，千岁你你你便怎么样？

刘长 (白) 这个？

(叫头) 也罢！

(白) 若盗回宗卷证明此事，孤即刻发兵诛吕扶汉。

田子春 (白) 千岁就该将三老赦回。

刘长 (白) 先生代劳。

田子春 (白) 将三老赦回来！

(五锤。蒯彻、栾布、李左车自下场门同上。)

蒯彻、
栾布、
李左车 (同白) 田大人。

田子春 (白) 三位老先生受惊了。

蒯彻 (白) 千岁莫非已明已往之事，要发兵诛吕扶汉么？

田子春 (白) 已往之事，也曾对千岁回明，命我去往长安盗取宗卷证明此事，他便诛吕扶汉。

蒯彻 (白) 若得如此，乃汉家之幸也！

田子春 (白) 你我一同进见。

蒯彻、
栾布、
李左车 (同白) 请！

(五锤。蒯彻、李左车、栾布、田子春同进门，蒯彻、李左车同大边，田子春、栾布同小边。)

蒯彻 (白) 谢千岁敬贤礼士不斩之恩。

刘长 (白) 哎呀！喳，喳，喳！

(小乱锤。刘长愧窘。)

刘长 (白) 孤一时莽撞，三位老先生请勿见怪。

蒯彻、
栾布、
李左车 (同白) 岂敢。

刘长 (白) 后面备酒，与三位老先生压惊。

栾布 (白) 怎么着，千岁你还请我们喝酒吗？

刘长 (白) 正是。

栾布 (白) 我说老蒯呀——

(栾布拉蒯彻背躬。)

栾布 (白) 你瞧出来了没有？

蒯彻 (白) 何事？

栾布 (白) 刚才说绑就绑，如今又请咱们喝酒，这还有个名堂。

蒯彻 (白) 什么名堂？

栾布 (白) 这不是打一巴掌又揉一揉吗？

(刘长、蒯彻、李左车同笑。)

刘长 (白) 请！

(一锤锣打下。众人同下。(1))

【第五场】

刘章 (内唢呐二黄导板) 微风起露沾衣铜壶漏响,
(【急急风】。四大铠执气死风纱灯上有“御林军”字样同上。【四击头】。斜一字引刘章亮相。)

刘章 (回龙) 披残星戴斜月巡查宫墙。
(【长锤】。四大铠同领起走, 至小边, 归斜一字。垛头。众人同亮相。)

刘章 (唢呐二黄原板) 站立在金水桥举目观望,
(【长锤】。四大铠同领起走圆场挖开, 刘章站当中。)

刘章 (唢呐二黄原板) 又只见紫露腾云绕建章;
这龙楼与凤阁依然无恙,
只不见当年的创业高皇。
(念) 少年豪杰志不同, 当知子孝与臣忠, 近来多少英雄辈, 化做凌霄百丈虹。
(白) 本爵朱虚侯刘章。汉室宗亲, 国家柱石。惠帝升遐, 太后摄政, 命俺统领禁军宿卫宫廷。想近日吕氏专权作乱, 只恐汉室中有移刘易吕之祸, 思想至此, 好不悲愤人也。
(【长锤】。四大铠同归后面一横排。)

刘章 (西皮原板) 忧国家只觉得神魂飘荡,
细思量又添了无限愁肠。
高皇帝三尺剑起义芒刃,
风云会斩白蛇威名四方。
(西皮二六板) 用张良与韩信登台拜将,
灭秦楚兴炎汉霸王死在乌江。
锦山河归一统不能安享,
只落得星月朗空照未央。
(扭丝。周勃、王陵同上。)

周勃、
王陵 (同西皮散板) 恨吕后谋江山妄起风浪,
见了那朱虚侯再作商量。
(同白) 参见朱虚侯。
(周勃、王陵同向刘章躬揖, 分站两边。)

刘章 (白) 夜已三鼓, 二公齐集宫门何事?
王陵 (白) 国太大封吕氏宗亲, 君侯可知?
刘章 (白) 此事已闻久矣。
周勃 (白) 明日在未央宫大宴吕氏宗亲, 君侯可知?
刘章 (白) 此事已闻知矣。
周勃 (白) 昔日高皇有言, 非刘姓者不能封王, 今吕氏大封宗亲, 君侯为何知之不问?
刘章 (白) 岂不知: 天下安, 宰相调和; 天下危, 将帅用命。如今只要列公将相和睦, 天下纵有变乱, 何足忧虑!
周勃 (白) 君侯差矣。如今兵权已在吕禄、吕产之手, 君侯若不设法节制, 炎汉江山就要断送吕氏之手!
刘章 (白) 依二公之见?
周勃 (白) 君侯若惧吕氏, 我等只好俯首听命; 君侯若不怕吕氏, 我等尽心辅佐汉室。
刘章 (白) 依二公教我如何救法?
周勃 (白) 明日未央宫大宴吕氏宗亲, 君侯闯席而入, 君侯讨一监酒令官。倘遇机会, 将那吕氏宗亲斩杀一二, 叫那吕后知我炎汉有人, 君侯敢是不敢?
刘章 (白) 唔, 有何不敢, 看!
(刘章瞻望。)

刘章 (白) 天色已明, 二公且在午门候佳音便了。
(西皮散板) 炎汉家与吕氏如同鹬蚌,
何惧那权奸辈有俺刘章!
请二公在午门一同守望,
(四大铠同下。)

刘章 (西皮散板) 显忠勇我定要扫灭强梁。

(刘章拱手下。)

周勃 (西皮散板) 看来汉室还有望,

王陵 (西皮散板) 言语打动小刘章。

(大锣打下。周勃、王陵自上场门同下。)

【第六场】

(〔长锤〕。四太监、四宫女、二大太监站门引吕后同上。)

吕后 (西皮三眼) 高皇爷晏了驾龙归灵境,

自立为女国王九五之尊。

理应当荣祖先大封同姓,

(吕后进入大座。)

吕后 (西皮三眼) 好保我坐龙楼独掌乾坤。

(一锤锣打上。吕禄、吕产、吕台、吕通、吕孝、吕悌、吕忠、吕信搭轿同上。)

吕禄、

吕产、

吕台、

吕通、

吕孝、

吕悌、

吕忠、

吕信 (同西皮摇板) 一个个冠戴起都要齐整,

未央宫摆酒席大宴宗亲。

(同白) 臣等见驾, 国太千岁。

吕后 (白) 平身。

(吕禄、吕产、吕台、吕通、吕孝、吕悌、吕忠、吕信同躬身。)

吕禄、

吕产、

吕台、

吕通、

吕孝、

吕悌、

吕忠、

吕信 (同白) 千千岁。

(吕禄、吕产、吕台、吕通、吕孝、吕悌、吕忠、吕信分站两边。)

吕后 (白) 高皇御极, 当年大封刘氏; 哀家摄位, 今大封吕氏。今日在未央宫大宴吕氏宗

亲, 乃盘古未有之盛典, 望你等善体哀家之意, 保全吕氏天下。

内侍。

(太监允。)

吕后 (白) 开宴。

(〔吹打〕。)

吕禄、

吕产、

吕台、

吕通、

吕孝、

吕悌、

吕忠、

吕信 (同白) 臣等谢宴。

(吕禄、吕产、吕台、吕通、吕孝、吕悌、吕忠、吕信同入座, 吕后居中桌当中, 吕禄、吕产分跨两边, 左桌吕台居中, 吕孝、吕悌分跨坐, 右桌吕通居中, 吕忠、吕信分跨两边。)

吕后 (白) 众卿请。

吕禄、

吕产、
吕台、
吕通、
吕孝、
吕悌、
吕忠、
吕信 (同白) 国太请。
(【三枪】。吕后、吕禄、吕产、吕台、吕通、吕孝、吕悌、吕忠、吕信同饮酒。)

刘章 (内白) 走哇!
(【急急风】。刘章上, 走至台口亮相, 笑。)

刘章 (西皮散板) 着蟒袍戴金冠威风凛凛,
俺本是亲宗侄天衍麒麟;
我意欲除国贼假意恭敬,
(扭丝。刘章进门, 站大边。)

刘章 (西皮散板) 臣刘章特地来叩贺皇亲。
(白) 儿臣刘章见驾, 皇娘千岁。
(刘章躬揖。)

吕后 (白) 平身。
刘章 (白) 千千岁。
吕后 (白) 儿呀, 进宫何事?
刘章 (白) 闻得大宴宗亲, 特来至席前把盏。
吕后 (白) 今日此宴乃宗亲同庆, 汝乃吕氏女婿, 何不入席同饮?
刘章 (白) 这个? 既是宗亲同乐, 必当尽醉方休。臣乃将种也, 不会诗云、子曰, 请以军令行酒, 方无推杯之人。不知圣意如何?
吕后 (白) 听你之言, 莫非欲讨一监酒令官?
刘章 (白) 正是。
吕后 (白) 好, 哀家赐你宝剑一口, 佩在身旁, 以为监酒令官。
(吕后将宝剑递与刘章。)

刘章 (白) 领旨。
(刘章接剑转身欲行。)

吕后 (白) 转来!
刘章 (白) 在。
吕后 (白) 今日乃皇亲同庆, 敬酒为求一醉之乐, 不可任意行事。
刘章 (白) 臣领旨。
(西皮散板) 朱虚侯今做了饮酒监令,
未央宫俱都是吕氏宗亲。
向席前施一礼列公俱请,
今日里当尽醉同乐太平。
(白) 列位王侯, 今日大宴宗亲, 俺奉命以为监酒令官, 先有一言奉告。

吕禄、
吕产、
吕台、
吕通、
吕孝、
吕悌、
吕忠、
吕信 (同白) 朱虚侯请讲。
刘章 (白) 一要规矩, 不许罗唆! 二要尽醉, 不准推杯! 三要敬坐, 不准逃席! 菲有人违犯者, 休怪俺令官无情也!
(乱锤。刘章拔剑向左右示威。冲头, 叫头, 笑, 【四击头】。刘章亮相。)

吕禄、
吕产、
吕台、

吕通、
吕孝、
吕悌、
吕忠、
吕信 (同白) 请!
(【三枪】。吕后、吕禄、吕产、吕台、吕通、吕孝、吕悌、吕忠、吕信同饮酒。吕悌、吕信对使眼色，欲逃席。)

吕悌、
吕信 (同白) 好冲的酒！我直烧心，我得走动走动。
(刘悌、刘信同出位，欲出门。)

刘章 (白) 哪里去？
吕悌 (白) 我解小溲去。
吕信 (白) 我解大溲去。
刘章 (白) 令官在此，不准逃席！

吕悌、
吕信 (同白) 监令官你管的是酒，你还管得着我们解溲去吗？
刘章 (白) 岂不知酒令大似军令！

吕悌、
吕信 (同白) 有什么为证啊？
刘章 (白) 现有宝剑为证。

吕悌、
吕信 (同白) 你还敢杀人吗？
刘章 (白) 怎么讲？

吕悌、
吕信 (同白) 你还敢杀人吗？
刘章 (白) 住口！
(西皮散板) 俺奉旨监酒令大似军令，
你这等区区辈焉敢不遵？
有三尺龙泉剑要你性命！
(刘章分杀吕悌、吕信。吕后出位。)

吕禄 (白) 大胆！
(吕禄、吕产、吕台、吕通、吕孝、吕忠同站起。)

吕禄 (西皮散板) 胆大的小刘章擅杀皇亲。
我这里向前去与你拚命！
(刘章正欲拔剑。)

吕后 (白) 且慢！
(西皮散板) 胆大的小刘章擅杀宗亲！
(白) 胆大刘章，竟敢擅杀皇亲，若不看你年幼，定然治罪，速与我出宫去吧！

刘章 (白) 领旨。
(西皮散板) 谢皇娘不降罪出离宫廷，
(扭丝。刘章出门。)

刘章 (西皮散板) 想谋朝欲图位只恐不能。
(冲头。刘章下。)

吕台 (叫头) 国太！
(白) 刘章擅杀宗亲，为何将他饶恕？

吕后 (白) 哀家有言在先，焉能再定其罪，只待寻一错处而杀之，以报此仇。

吕台 (白) 启国太：刘章不足为患，唯有淮南王刘长乃是赵娘娘所生，宗卷写得明白，若有人泄露此事，刘长造反，吕氏危矣！

吕后 (白) 依卿之见？
吕台 (白) 将宗卷用火焚化，与他个事无对证。
吕后 (白) 宗卷何人掌管？
吕台 (白) 西台御史张苍掌管。
吕后 (白) 哀家自有道理。你等出宫去吧！

吕禄、
吕产、
吕台、
吕通、
吕孝、
吕忠 (同白) 领旨。
(冲头。吕禄、吕产、吕台、吕通、吕孝、吕忠同下。)

吕后 (白) 内侍，宣张苍进宫。
太监 (白) 是。
国太有旨：张苍进宫。

张苍 (内白) 领旨。
(张苍抱牙笏上。)

张苍 (念) 怀揣忠义胆，保主锦江山。
(张苍进门。小锣二击。)

张苍 (白) 臣张苍见驾，国太千岁。
(张苍跪。)

吕后 (白) 平身。
张苍 (白) 千千岁。
(张苍起立，归小边站。)

张苍 (白) 宣臣进宫，有何旨意？
吕后 (白) 只因宗卷上面哀家有一事不明，取来哀家观看。
张苍 (白) 领旨。
(张苍出门。小锣一击。张苍自上场门下。)

吕后 (白) 内待，少时张苍到来，看我眼色行事。
太监 (白) 遵旨。
(小锣归位。张苍托盘内放宗卷上。)

张苍 (念) 手捧皇家卷，国太龙目观。
(张苍进门，归小边。)

张苍 (白) 宗卷呈上。
吕后 (白) 呈上来。
(太监接卷，呈卷，吕后翻阅。)

吕后 (白) 卿家护卷有功，赐卿斗酒，殿角去饮！
张苍 (白) 谢国太。
(太监递酒。小锣一击。张苍接酒杯出门。)

张苍 (白) 待我谢罢天地！
吕后 (白) 内侍，将宗卷用火焚化！
(太监将宗卷往下场门一扔，内放火彩一把，张苍泼酒，将杯交站小边太监，进门，见火光，惊愕，右手持牙笏，左手撩衣襟，战抖。)

张苍 (白) 哎呀！
(张苍出门走里首上场门下。撞金钟。陈平走外首上。)

陈平 (西皮散板) 未央宫中火光现，
急忙进门见君前。
(陈平进门，挖到大边。)

陈平 (白) 臣，陈平见驾，国太千岁！
吕后 (白) 平身。
陈平 (白) 千千岁。
吕后 (白) 哀家无旨，卿家进宫何事？
陈平 (白) 国太今日大宴宗亲，正要前来把盏，只见宫中起火，特地前来保驾。(2)
吕后 (白) 适才乃是哀家火焚宗卷。
陈平 (白) 国太火焚宗卷，敢是要吞——
(【大锣一击】。)

吕后 (白) 噤声！卿家不必多言，出宫去吧！
(撞金钟。吕后抽场下，四太监、四宫女自两边分下。)

陈平 (白) 呀!
 (张苍暗上。)

陈平 (西皮散板) 一言未发退宫殿,
 陈平有口也难言;
 撩袍端带出前殿,
 (行弦。陈平出, 与张苍遇。张苍拜揖。)

张苍 (白) 老相爷!
 陈平 (白) 嗯!
 (西皮散板) 张苍做事无心肝:
 宗卷本在孝廉殿,
 不该拿来献君前!

张苍 (白) 国太有旨啊!
 陈平 (白) 嗯!
 (西皮散板) 若是淮河发人马,
 你一家大小难保全。
 (撞金钟, 陈平下。张苍低头愁思, 抬头一看。)

张苍 (白) 嗟!
 (西皮散板) 一见陈平变了脸,
 吓得我张苍就不敢言。
 倘若是淮河发人马,
 (撞金钟。张苍思虑, 右手撩髯, 头左右微摇。)

张苍 (西皮散板) 我一家大小难保全!
 (收头, 一锤锣。张苍愁下。)

【第七场】

陈平 (内白) 回府。
 (六么令。四青袍一条边引陈平同上, 家院自下场门暗上, 迎接, 四青袍自上场门同暗下, 陈平、家院同进门, 陈平坐小座。)

陈平 (白) 老夫陈平。只因今日国太在未央宫大宴宗亲, 将宗卷用火焚化, 莫非淮河有人前来盗卷不成? 哎呀! 这是哪个前来盗卷呢?

(小锣一击。)

陈平 (白) 哦……是了! 淮营有一田子春, 此人颇有肝胆, 莫非就此人前来盗取宗卷?
 (陈平考虑。)

陈平 (白) 我自有道理。
 家院。

家院 (白) 有。
 陈平 (白) 唤夜不收来见
 家院 (白) 夜不收进见。

捕手甲、
 捕手乙 (内同白) 啊哈。
 (【小锣五击头】。捕手甲、捕手乙同上。)

捕手甲 (念) 人平不语,
 捕手乙 (念) 水平不流。
 捕手甲 (念) 见了相爷,
 捕手乙 (念) 急忙叩头。

捕手甲、
 捕手乙 (同白) 参见相爷。
 (捕手甲、捕手乙同跪。)

捕手甲、
 捕手乙 (同白) 有何差遣?
 陈平 (白) 命你二人掌起灯亮, 去至十字街前, 口中说“会犯夜前来犯夜, 不会犯夜不要来犯夜。若是犯了夜, 先见都御史陈爷, 然后送有司衙门责打四十大板!”

捕手甲、
 捕手乙 (同白) 启相爷：只有初犯夜、误犯夜，哪有掌着灯笼去找犯夜的，相爷改差。
 陈平 (白) 嗯，老夫一言既出。
 家院，掏了出去！
 (抽头。陈平下。)
 家院 (白) 出去！
 (家院下。捕手甲、捕手乙自下场门拿锁链、灯，同走圆场，边走边念。)
 捕手甲 (念) 相爷把我差，
 捕手乙 (念) 来到十字街；
 捕手甲 (念) 红灯高举起，
 捕手乙 (念) 等候犯夜的来。
 捕手甲、
 捕手乙 (同白) 有犯夜的上这儿来呀！
 (捕手甲、捕手乙同站小边。)
 田子春 (内白) 走呀！
 (〔小锣抽头〕。田子春上。)
 田子春 (西皮散板) 淮河奉了幼主命，
 盗取宗卷走一程。
 (白) 下官田——
 (小锣一击。田子春一望、两望。)
 田子春 (白) 田子春。淮河奉了幼主之命，来到长安盗取宗卷。看天色已晚，我到何处安身？
 (小锣一击。田子春往大边一看。)
 田子春 (白) 见那旁有人，待我听他们讲些什么？
 捕手甲、
 捕手乙 (同白) 呔！伙计，会犯夜来犯夜；不会犯夜，可别犯夜。若是犯了夜，先见都御史陈爷，然后送到有司衙门责打四十大板，一下也不饶！
 田子春 (白) 哎呀且住！听他二人言道：若是犯了夜去见都御史陈爷。莫非陈平又在那里弄鬼？
 (田子春忖度。)
 田子春 (白) 我不免假装酒醉，混进他府，再做道理。
 (西皮摇板) 不吃酒来假装醉，
 混进相府见机行。
 (小锣长丝头。田子春假作呕吐状。)
 捕手甲、
 捕手乙 (同白) 拿住了！拿住了！
 田子春 (白) 拿住什么？
 捕手甲 (白) 拿住犯夜的啊！
 田子春 (白) 我犯了夜便怎么样？
 捕手甲 (白) 去见都御史陈爷。
 田子春 (白) 敢是那陈平？
 捕手甲、
 捕手乙 (同白) 要叫相爷。
 田子春 (白) 他不是外人。
 捕手甲 (白) 是你什么人啊？
 田子春 (白) 我是他外男。
 捕手乙 (白) 冒认官亲！接嘴巴！
 (捕手乙挝田子春面，捕手甲向前上锁。)
 捕手甲 (白) 走着，走着，走着！
 (捕手甲、捕手乙、田子春同走圆场，归小边。)
 捕手甲 (白) 伙计，你这儿看着他。
 有请二爷。
 (家院自下场门上。)
 家院 (白) 何事？

捕手甲 (白) 夜不收交差。
 家院 (白) 候着。
 (家院向内场。)
 家院 (白) 有请相爷。
 (陈平自下场门上。)
 陈平 (白) 何事?
 家院 (白) 夜不收交差。
 陈平 (白) 传!
 家院 (白) 夜不收进见!
 捕手甲 (白) 参见相爷, 小的拿住犯夜的了。
 陈平 (白) 哦, 你拿住犯夜的了?
 捕手甲 (白) 拿住犯夜的啦。
 陈平 (白) 来, 赏银一锭。
 捕手甲 (白) 谢相爷。伙计, 相爷赏我一锭银子。
 捕手乙 (白) 怎么? 相爷赏你一锭银子? 咱俩平分吧!
 捕手甲 (白) 相爷赏我的, 凭什么分给你呀!
 捕手乙 (白) 你不分? 好! 伙计, 你看着他, 我去说两句好话, 再赏咱们一锭, 咱们俩人分, 你看怎么样?
 捕手甲 (白) 好哇。
 捕手乙 (白) 你等着吧。
 回禀相爷: 拿住的犯夜的不是外人, 是您的外甥, 叫我们那个伙计打了一嘴巴, 踢了他一脚!
 陈平 (白) 哦! 老夫外男岂是你们打得的!
 来, 银子追回, 轰了出去!
 (家院要银, 推捕手乙。)
 家院 (白) 出去!
 捕手甲 (白) 吵哇!
 捕手乙 (白) 闹哇!
 捕手甲 (白) 分哪!
 捕手乙 (白) 要哇!
 捕手甲 (白) 要什么?
 捕手乙 (白) 没什么!
 (捕手甲、捕手乙分下。)
 陈平 (白) 待老夫看来。
 (陈平出门。)
 田子春 (白) 好醉啊好醉!
 陈平 (白) 看此人并无酒气, 口言好醉, 莫非他就是田子春!
 (陈平想。)
 陈平 (白) 待我冒叫一声。
 啊, 那旁敢是田……
 田子春 (白) 你敢是陈……
 陈平 (白) 田大人。
 田子春 (白) 陈相爷。
 陈平 (白) 啊!
 田子春 (白) 啊!
 (陈平、田子春同笑, 同进门, 田子春指锁链。)
 陈平 (白) 待我与你去了刑具。
 (陈平替田子春摘锁链, 交家院, 家院下。)
 陈平 (白) 田大人, 你为何口称是我的外男?
 田子春 (白) 有道是: 光棍不吃眼前亏啊!
 陈平 (白) 好个“光棍不吃眼前亏”! 请坐。
 (陈平坐小边, 田子春坐大边。)
 陈平 (白) 田大人, 不在淮河侍奉幼主, 来到长安作甚?

田子春 (白) 奉淮南王之命，前来盗取宗卷来了。

陈平 (白) 可惜你来迟了！

田子春 (白) 怎见得？

陈平 (白) 今日被国太在宫中用火焚化了。

田子春 (白) 哎呀，不好了！

(大锣扭丝。田子春、陈平同站起。)

田子春 (西皮散板) 听说宗卷被火焚，

倒叫子春吃一惊。

低下头来暗思忖，

(田子春见陈平背躬，思索。)

田子春 (西皮散板) 猛然一计想在心。

陈平 (白) 请坐。

(陈平、田子春同归座。)

田子春 (白) 无有宗卷，我也不回去了。

陈平 (白) 你不回去，住在哪里啊？

田子春 (白) 我就住在你府中。

陈平 (白) 国太知道，多有不便。

田子春 (白) 国太知道，我就说是你请我来的！

陈平 (白) 你是犯了老夫的夜了哇。

田子春 (白) 呀呀呸！

(田子春站起。)

田子春 (白) 只有初犯夜、误犯夜，哪有点起灯笼火把叫人犯夜的道理！

陈平 (白) 这个！好，好，好，请至书房。

田子春 (白) 正是：

(念) 根深哪怕狂风摆，

陈平 (念) 准备棺木将你埋。

田子春 (白) 你要埋哪一个？

陈平 (白) 我要埋你！

田子春 (白) 呀呸！

(【大锣五击头】。)

田子春 (白) 限你三天有了宗卷便罢，若无宗卷，定将你全家诛戮。这是你叫我犯的好夜！

(【大锣五击头】。田子春下。家院暗上。)

陈平 (白) 呵呵！老夫好像犯了他的夜了。哎呀，这……

(陈平想。)

陈平 (白) 至死我也要拉个垫背的。

家院过来，拿我名帖，请张苍大人夤夜过府饮宴，不得有误！

家院 (白) 是。

(小锣下场。陈平下。家院自上场门下。)

【第八场】

张苍 (内白) 家院，掌灯啊！

(家院内允。【小锣抽头】。家院提灯引张苍同上，家院站大边。)

张苍 (西皮流水板) 正在府中愁难解，

陈平有帖请我来。

(白) 下官张苍。陈平老儿请我过府饮宴，我二人虽然是一殿为臣，并无有什么来往

哪。哦，是了。想是今早在宫门言语得罪与我，请我过府，他与我陪个礼儿。

(小锣一击。张苍暗笑。)

张苍 (白) 哎呀呀！老相呀！你喏大年纪，哪个还来怪你！事已至此，只得一往。

家院！

家院 (白) 有。

张苍 (白) 掌灯啊！

(西皮摇板) 家院掌灯把路引，

相见陈平饮杯巡。

(【小锣抽头】。张苍、家院同下。)

【第九场】

(【小锣抽头】。陈平持书上。)

陈平 (西皮流水板) 背地只把国太怪,
火焚宗卷理不该。
将身且坐二堂外,
等候张苍到此来。

(陈平坐大边跨桌头,看书。)

张苍 (内白) 掌灯!

(【小锣抽头】。家院提灯引张苍同上,同走小圆场。)

张苍 (西皮流水板) 心中只把国太恨,
宗卷不该用火焚!
家院与我把路引,
不觉来到相府的门。

家院 (白) 已到相府。

张苍 (白) 你在此少等,你老爷畅饮几杯就走!

家院 (白) 老爷,老爷,你酒要少饮哪!

张苍 (白) 晓得。

(小锣凤点头。家院坐小边台口,打盹睡。)

张苍 (西皮摇板) 张苍撩衣进府门,

(张苍撩衣进门,两望,见陈平饮酒。)

张苍 (白) 啊?

(西皮摇板) 里面为何冷清清?
站立二堂用目睁,
只见陈平饮杯巡。

(白) 哎呀,且住!陈平老儿请我过府,他为何在那里自斟自饮?啊、啊是了,想是他等不及,独饮几杯也是有之。有了,我不免痰嗽一声,他必然下位迎接与我。就是这个主意!

(张苍抬左手,捂口,痰嗽。)

张苍 (白) 嗯哼!

(陈平举杯欲饮,闻声放杯,离位。)

陈平 (白) 啊!

(小锣凤点头。)

张苍 (白) 他听见了,下位来了!

陈平 (西皮流水板) 正在府中把宴摆,
府外来了张御台。
走上前来忙下拜,

(陈平边唱边跪大边台口。)

张苍 (白) 哎呀!老相爷,不敢当!

(张苍跪。)

陈平 (西皮流水板) 过往神灵听开怀:
我若有心向国太,
老天与我降祸灾。
叩罢头来抽身起,
我看张苍怎起来。
(白) 酒兴不足,再饮几杯。

(陈平归座饮酒。小锣一击。张苍向后仰身一怔。)

张苍 (白) 喝喝!

(小锣一击。张苍站起。)

张苍 (白) 我道他下位迎接与我,原来他对天表他是炎汉的忠良。你是炎汉忠良,难道我

张苍就不是炎汉的忠良吗？你表，我也表，要表都来表上一表！

（张苍右手食指嗅鼻。）

张苍 （西皮流水板） 双膝跪在地尘埃，
过往神灵听开怀：
我若有心向着吕，
老天与我降祸灾。
叩罢头来抽身起，

（张苍边唱边站起，进厅门。）

张苍 （西皮流水板） 问声相爷可安泰？

（张苍见陈平饮酒。）

张苍 （白） 老相爷！

（陈平放杯站起，逼近张苍。）

陈平 （白） 啊，张大人，夤夜过府，敢是查看老夫的弊病不成？啊？

张苍 （白） 啊！慢来，慢来！你是拿帖请我来的，何言弊病二字啊？

（陈平假楞，装笑。）

陈平 （白） 哎呀呀！不是张大人提起，我倒忘怀了。

张苍 （白） 有这样请客的吗？

陈平 （白） 我备酒不及，来来来！

（陈平转身拿酒杯。）

陈平 （白） 这有半杯残酒，你替我饮了吧！

（陈平将酒泼在张苍脸上。张苍用手拭面。冲头，叫头。）

张苍 （白） 老相爷，这斗酒饮不饮，不值紧要，为何将酒泼在下官的脸上？

陈平 （白） 我这酒乃是我炎汉忠良吃的。

张苍 （白） 你是炎汉忠良，难道我张苍就不是炎汉忠良吗？

陈平 （白） 好，我来问你，你官居何职？

张苍 （白） 西台御史。

陈平 （白） 掌管何物？

张苍 （白） 皇家的宗卷。

陈平 （白） 好，拿来！

（陈平伸手向张苍索卷。）

张苍 （白） 要什么？

陈平 （白） 宗卷哪！

张苍 （白） 哎呀！老相爷，宗卷在宫中被国太用火焚化，还是老相爷你保的本哪！

陈平 （白） 呀呀呸！

（五击头。）

陈平 （白） 我限你三天，有了皇家宗卷便罢，若无宗卷，定将你全家诛戮！

（【撕边一击】。张苍惊恐颤抖，低头，左手挡脸。）

陈平 （白） 哎呀！

（西皮小导板） 听一言吓得我魂飞不定。

陈平 （白） 哦！

（【大锣一击】。）

陈平 （白） 你来此什么所在？

张苍 （白） 堂堂相府。

陈平 （白） 既知相府，这样大惊小怪，家院与我轰！

（冲头。陈平、张苍同往外翻着走，归里边。）

陈平 （白） 与我赶！

（冲头。陈平、张苍同往外翻着走，归原位。）

陈平 （白） 赶了出去！

（行弦。陈平暗下，张苍翻双水袖抖髯。）

张苍 （白） 哎呀！

（西皮散板） 黑洞洞摸出了这相府的门。

（张苍向小边摸着出门。行弦。）

张苍 （白） 家院，起来走啊，家院！

(家院不允，张苍手拍家院三下。三击锣。家院起，右手执灯。张苍右手翻水袖，左手搭家院左膀，推磨；家院进门，下。张苍站小边台口，面冲下场门，右手翻水袖，左手撩袍站住。冲头。张苍向里挖着走到台中，右手反折水袖。)

张苍 (叫头) 且住！
(白) 陈平老儿请我过府饮宴，哪里是过府饮宴，他限我三天有了宗卷便罢，若无宗卷，要将我全家诛戮！

(叫头) 咳——

(【大锣五击头】。)

张苍 (白) 不免拜谢老王爵禄之恩，寻个自尽了吧！

(西皮散板) 张苍撩袍跪埃尘，

(张苍下跪。)

张苍 (西皮散板) 拜谢我主爵禄恩。

(大锣凤点头。张苍起立，右手从正场桌下拿刀。)

张苍 (西皮散板) 一把钢刀项上刎，

(张苍左手摸刀刃，右手转刀，扔刀。乱锤。张苍向左转身，扬左手水袖，抬右腿，站住，右手指刀。)

张苍 (西皮散板) 这明亮亮的钢刀——

(张苍双翻水袖。)

张苍 (西皮散板) 吓煞人！

(张苍边唱边颤抖，双摆水袖，单腿向中间碾步移动。大锣凤点头。张苍双抖袖。)

张苍 (西皮散板) 站立在前厅高声叫！

(行弦。张苍面冲下场门。)

张苍 (白) 啊，夫人！下官在此寻死，你要来拉一拉啊！你要来扯一扯！啊？

咳！

(西皮散板) 叫了十声九不应。

舍不得姣儿我到书房叫，

(行弦。张苍向上场门。)

张苍 (白) 儿啊！为父的在此寻死，你要来劝一劝啊，啊？

咳！

(西皮散板) 不知奴才哪厢存？

人活百岁也是死，

不如一命了残生。

(张苍略一思索，下定决心。)

张苍 (白) 罢！

(大锣凤点头。张苍右手拾刀。)

张苍 (西皮散板) 手持钢刀项上刎！

(张苍正欲刎颈，夫人上，扯住，抢刀。)

夫人 (白) 老爷！

(西皮散板) 老爷自尽为何情？

(白) 老爷，为何寻此短见啊？

张苍 (叫头) 哎呀，夫人啊！

(白) 那陈平老儿请我过府饮宴，哪里是过府饮宴，分明与我要皇家的宗卷。想那宗卷已被国太用火焚化，他限我三天，有了宗卷便罢，若无宗卷，要将我全家诛戮啊！

(张苍垂头丧气。)

夫人 (白) 哎呀！不好了！

(西皮散板) 听说宗卷被火焚，

一家大小难保存！

(夫人坐小边，张苍坐大边。【小锣抽头】。张秀玉上。)

张秀玉 (西皮散板) 忽听前堂放悲声，

急忙向前看分明。

(张秀玉进门。)

张秀玉 (白) 参见爹娘。

(张秀玉站大边。)

张苍 (白) 儿啊，你来了？来了！来了的好哇！
 (张苍拭泪，夫人拭泪。)

张秀玉 (白) 爹爹为何这等模样？
 张苍 (白) 小小年纪，不问也罢！
 张秀玉 (白) 啊，爹爹，有道是：朝中有事，君臣商议。家中有事，父子商量。爹爹对儿说明，大小也好拿个主意。

夫人 (白) 是呀！，对他说明，大小也好拿个主意。
 张苍 (白) 怎么？对他讲得的？
 夫人 (白) 讲得的。
 张苍 (白) 哎呀，儿啊！
 (小锣一击。)

张苍 (白) 陈平老儿请我过府饮宴，哪里是过府饮宴，他与我要那皇家宗卷。那宗卷已被国太在宫中用火焚化，陈平老儿限我三天，有了皇家宗卷便罢，若无皇家宗卷，要将全家——唉！诛戮啊……
 (张苍左手拭泪遮目，手不放下。张秀玉笑。)

张秀玉 (白) 哎呀呀！我当什么大事，原来是桩小事啊！
 (小锣一击。张苍右手持左手水袖，向下放，注视张秀玉，极度愤怒。)

张苍 (白) 啊？怎么？是一桩小事？
 (张苍左手搂右水袖，右手食指向下，转一圈，头随之微抖。)

张秀玉 (白) 小事！
 张苍 (白) 好，好，好！进前来，进前来！
 (张苍右手随抖随唤张秀玉进前，打嘴巴。)

张苍 (白) 好奴才！
 (行弦。张秀玉跑下，张苍拿刀追出门，夫人随出拦阻。)

夫人 (白) 啊，老爷，老爷！他去远了，他去远了！
 (张苍向下场门望。)

张苍 (白) 儿啊，你不要跑，为父的舍不得杀你哟！
 (张苍、夫人同进门归座。【小锣抽头】。张秀玉自下场门捧宗卷上。)

张秀玉 (西皮摇板) 后堂取来宗卷本，
 双手奉与老爹尊。
 (张秀玉暗暗进门，站大边。)

张苍 (白) 啊，夫人！全家诛戮，这奴才说是小事，有这样的小事吗？
 (张苍拍双手向两边亮。小锣一击。张秀玉把折着的宗卷放在张苍左手中，张苍略看，苦笑。)

张苍 (白) 啊，夫人！这个奴才被吓糊涂了。
 夫人 (白) 怎么？
 张苍 (白) 拿本古书前来搪脱老夫。
 张秀玉 (白) 宗卷也罢，古书也罢，爹爹要看个明白。
 夫人 (白) 是啊，老爷，你要看个明白。
 张苍 (白) 怎么？要看个明白。好、好、好，看、看、看哪！
 (张苍、夫人同站起，向前。)

张苍 (西皮流水板) 小奴才被我胆吓懵，
 拿本古书当卷宗；
 是与不是从头看，
 叫一声夫人你掌灯红。
 (小锣凤点头。夫人拿灯，张苍左手持宗卷，右手翻阅将卷交右手，读。)

张苍 (西皮摇板) 高祖起义在沛丰！
 (【大锣一击】，行弦。张苍惊愕，双手抱卷护胸前。)

夫人 (白) 为何不往下看哪？
 张苍 (白) 啊，夫人！你我在此作甚哪？
 夫人 (白) 在此看卷。
 张苍 (白) 哎呀，只怕是作梦吧！
 夫人 (白) 满天星斗，红灯高照，一家在此看卷，不是作梦。
 张苍 (白) 啊？不是作梦？

夫人 (白) 不是作梦。

张秀玉 (白) 不是作梦。

张苍 (白) 好，夫人，将灯掌好些。

(夫人将灯高举。)

张苍 (白) 暖，高了！矮些！

夫人 (白) 哦，高了？好，矮些！

(夫人将灯低落。)

张苍 (白) 矮了！

夫人 (白) 高了又高，矮了又矮，要怎样掌法啊？

张苍 (白) 掌灯要齐眉呀！

(张苍右手指眉示意。)

夫人 (白) 哦，掌灯要齐眉。

(夫人将灯往张苍面上一晃。)

张苍 (白) 啊！

(张苍向后仰身躲闪。)

张苍 (白) 哎呀，你偌大年纪连灯都不会掌！

(张苍举手佯打。)

张秀玉 (白) 爹爹不要生气，待孩儿掌灯。

张苍 (白) 我儿掌灯？好，我儿掌灯！

(张秀玉从夫人手中接过灯，张秀玉随张苍高低看卷。张苍笑。)

张苍 (白) 你来看啊，你偌大年纪呀，掌灯都不如我儿哟！

(张苍右手拍夫人肩膀。)

张苍 (西皮快板) 拔剑斩蛇路途中。
头排写的汉高祖，
吕后娘娘是正宫；
三宫六院有牌位，
关东十王也有名。
宗卷看到第七部，
刘长本是那赵妃生。

(张苍右手持卷，击左手三记，归座，微笑。)

张苍 (白) 儿啊！宗卷已被国太用火焚化，这是哪里来的？

张秀玉 (白) 爹爹有所不知，只因癸未年间，爹爹染病在床，命孩儿看守宗卷，那时孩儿看到第七部第七篇，见香宫娘娘死得可惨，故而誊写一部以防后患。

张苍 (白) 只有一件不合律。

张秀玉 (白) 哪一件不合律？

张苍 (白) 皇家御玺怎样打在上面？

张秀玉 (白) 那时孩儿一时聪明，用黄蜡雕成御玺，真的上面原有一颗，假的上面再打一颗，与它个真假难辨。

张苍 (白) 国太用火焚化的呢？

张秀玉 (白) 乃是假的。

张苍 (白) 这呢？

(张苍左手指右手中宗卷。)

张秀玉 (白) 历代历代的老宗卷。

张苍 (白) 老宗卷？

张秀玉 (白) 老宗卷。

张苍 (白) 老部头？

张秀玉 (白) 老部头。

(张苍拍张秀玉肩。)

张苍 (白) 这才是我的好儿子啊！

(张苍面向夫人。)

张苍 (白) 夫人，照这样的儿子你要与我多养上几个啊！

夫人 (白) 取笑了！

张苍 (白) 我要找那陈平老儿烈烈轰轰大闹一场！

夫人 (白) 不去也罢。

张苍 (白) 不必拦阻。

(家院自下场门执灯暗上。)

张苍 (白) 家院掌灯伺候啊!

(西皮散板) 辞别夫人出府门,

(行弦。张苍右手持宗卷,左手撩袍,出门放袍,看左手想起宗卷,急问。)

张苍 (白) 家院,家院,宗卷呢?

家院 (白) 什么?

张苍 (白) 宗卷哪?

家院 (白) 我没瞧见哪!

张苍 (白) 哎呀!

(张苍进门,欲下,返。)

张苍 (白) 啊,夫人,我的宗卷呢?

夫人 (白) 老爷拿走了哇。

张苍 (白) 我何曾拿去,快快地找来!

(张苍向右往里转半个身,寻找,向左转回,面向里右手向外伸,露出手中宗卷。)

张秀玉 (白) 爹爹,这是什么?

(张苍视卷笑,右手将卷交左手,撩袍出门。夫人,张秀玉自上场门同下。张苍向左转身小圆场到台中。撕边。张苍右手左右翻舞水袖,掸须动作,右手向后扬水袖,下。家院随下。)

【第十场】

(快扭丝。家院执灯引张苍右手持宗卷、左手撩袍同上。)

张苍 (西皮散板) 家院掌灯把路引,

(张苍随唱随走圆场,家院头向内正场倒地,张苍被绊头向大边倒地,宗卷掷出。【大锣一击】,行弦。家院爬起。)

家院 (白) 老爷,老爷,您起来!

(家院拉张苍腿,见拉错,拉手,扶起,张苍站大边,家院站小边。)

张苍 (白) 好狗才!我打你这个狗才!

(张苍看手,一惊。)

张苍 (白) 啊,家院,宗卷啊?

家院 (白) 什么?

张苍 (白) 宗卷啊?

家院 (白) 什么针线?

张苍 (白) 皇家的宗卷啊?

家院 (白) 我没看见哪。

张苍 (白) 快快寻找寻找!

(家院引张苍同走反小圆场同找,家院至大边台口,见地上宗卷。)

家院 (白) 老爷,您瞧这是什么?

(张苍注视。)

张苍 (白) 啊!

(乱锤。张苍惊喜,双手颤抖指卷,身往后退,向左甩髯,指卷,亮住。撕边。张苍往前蹉步,拾起宗卷,家院掌灯,张苍看卷。)

张苍 (白) 呵呵!

(三击锣。张苍拂拭宗卷尘土三记,交左手隐袖内。快扭丝。张苍撩袍边唱边走圆场,至小边台口。)

张苍 (西皮散板) 有了宗卷我怕何人!

家院 (白) 已到相府。

张苍 (西皮散板) 小首不坐大首坐,

(白) 回避了。

(家院自上场门下。慢扭丝。张苍进门坐八字大边。)

张苍 (西皮散板) 他问我一言我答一声。

(一锤锣。陈平暗上。)

陈平 (白) 张苍这个老儿回得府去不是悬梁就是自尽,他是定不来了。

(张苍看陈平。)

张苍 (白) 嗯哼!

陈平 (白) 哈哈, 他倒先坐下了。
张苍, 你怎么连大小品级都不分了啊?

张苍 (白) 太平年间可以论一个大小品级, 这离乱年间我就坐坐何妨?

陈平 (白) 好, 我也不计较与你。拿来?

张苍 (白) 要什么?

陈平 (白) 宗卷啊!

张苍 (白) 你要几部?

陈平 (白) 只要一部。

张苍 (白) 哪怕你要十部、八部, 拿去!

(张苍拿宗卷递陈平。陈平接宗卷, 笑。)

陈平 (白) 这老儿被我吓糊涂了, 拿本古书前来搪脱与我。

张苍 (白) 古书也罢, 宗卷也罢, 你要看个明白。

陈平 (白) 我总是要看的。

张苍 (白) 哪怕你不看!

(陈平开卷, 向灯旁看卷。)

陈平 (白) “高祖起义在沛丰”……

(小锣一击。)

陈平 张苍 (白) 这不是宗卷。

陈平 (白) 是什么?

张苍 (白) 这是卷宗。

陈平 (白) 取笑了!

(陈平坐八字椅小边。)

陈平 (白) 张大人, 宗卷已被国太用火焚化, 这部是哪里来的?

张苍 (白) 老相爷有所不知, 只因癸未年间, 下官染病在床, 命小儿看守宗卷。是他看到第七部第七篇, 见香宫赵娘娘死得可惨, 故而誊写一部以防后患。

陈平 (白) 只有一件不合律。

张苍 (白) 哪一件不合律?

陈平 (白) 皇家御玺怎样打在上面?

张苍 (白) 那时小儿一时聪明, 用黄蜡雕成御玺, 真的上面原有一颗, 假的上面打上一颗, 与他个真假难辨。

陈平 (白) 国太用火焚化的?

张苍 (白) 那乃是假的。

陈平 (白) 这呢?

张苍 (白) 历代历代的祖宗卷。

陈平 (白) 祖宗卷?

张苍 (白) 祖宗卷。

陈平 (白) 老部头?

张苍 (白) 老部头。

陈平 (白) 啊?

张苍 (白) 这!

(陈平、张苍同笑。小锣一击。)

陈平 (白) 不知令郎公子今年多大年纪?

张苍 (白) 一十九岁。

陈平 (白) 一十九岁有此大才, 将来定是出将入相之位。

(张苍略一思索。)

张苍 (白) 实不瞒你老相爷说, 我那个儿子到将来么, 必有你这个位分!

(张苍搭右腿, 右手指陈平。小锣一击。张苍暗笑, 陈平站, 背躬。)

陈平 (白) 哈哈, 我好心奉承他几句, 他倒好起高来了。我自有道理。

(陈平向张苍。)

陈平 (白) 张苍, 你好啊?

张苍 (白) 我好啊。

陈平 (白) 你好大的胆哪!

张苍 (白) 啊? 怎么?

陈平 (白) 你父子在家私刻皇家御玺, 又抄皇家宗卷, 走!
(陈平拉张苍右手往前走。)

陈平 (白) 走, 走! 面见国太, 面见国太!

张苍 (白) 我有策划。

陈平 (白) 呀呸!

(陈平放手。)

陈平 (白) 你父子在家私刻皇家御玺, 有谋吞国太江山之意, 你有什么策划? 你有什么策划?
我看你好高不好高?
(陈平随念把椅子搬到小边台口, 坐。张苍背躬。)

张苍 (白) 嘿! 你看糟糕不糟糕! 哎, 有了宗卷, 我就该去; 我又好的是什么高? 这是我自找无趣。有了, 不免向前陪个笑脸也就完了。待我向前。

(张苍走到陈平身边。)

张苍 (白) 啊! 老相爷, 方才是下官不是, 言语冒犯, 我这厢陪礼了。
(张苍打躬。陈平站起身。)

陈平 (白) 呀呸! 私刻皇家御玺, 又抄宗卷, 有谋吞国太江山之意, 你就与我作上一个揖, 就完了吗? 也太轻了哇!

(陈平坐。张苍背躬。)

张苍 (白) 我好心与他作上一揖, 还嫌轻, 莫非要我下一全礼。唉! 一殿为臣, 就跪跪何妨。待我向前。

(张苍走到陈平身边。)

张苍 (白) 啊, 老相爷, 方才言语冒犯, 我这里跪下了。
(张苍跪。)

陈平 (白) 下跪何人?

张苍 (白) 张苍。

陈平 (白) 跪在我的面前则甚?

张苍 (白) 适才得罪了相爷, 与相爷陪礼。

陈平 (白) 我来问你, 怕我不怕?

张苍 (白) 我怕了你了。

陈平 (白) 怕我为何不打哆嗦?

张苍 (白) 啊! 哆……

(张苍作颤抖状。)

陈平 (白) 张大人请起。
(陈平搀起张苍。)

张苍 (白) 啊, 相爷, 你这做何意呀?

陈平 (白) 我与你作耍呀。

张苍 (白) 哎呀, 耍出汗来了!

陈平 (白) 天时不早, 请回府去吧。
(陈平把椅子搬回原处坐, 看卷。)

张苍 (白) 告辞了。
(西皮摇板) 辞别相爷出府门,
(张苍出门, 站大边台口。小锣一击。张苍考虑。)

张苍 (白) 哎呀且住! 想这宗卷乃是我张苍所管, 陈平这个老儿屡屡与我要卷, 莫非淮河有人前来盗卷不成? 哪一个前来盗卷呢?

(张苍考虑。)

张苍 (白) 哦, 想起来了, 幼主驾前有家臣子名叫田子春, 此人颇有肝胆莫非此人前来盗卷不成吗?

(张苍考虑。)

张苍 (白) 暖! 陈平哪, 陈平! 无有此事便罢, 若有此事, 管叫你原礼而退回。
(西皮摇板) 再与相爷把话云。
(张苍边唱边进门。)

陈平 (白) 张大人为何去而复转?
(陈平站。)

张苍 (白) 非是下官去而复转, 想这皇家的宗卷乃是我张苍所管, 相爷屡屡与我要卷, 莫非淮河有人前来盗卷不成吗?

陈平 (白) 无有此事。

张苍 (白) 无有此事? 盗卷的人我都知道了。

陈平 (白) 是哪个?

张苍 (白) 就是田子春。
(陈平背躬。)

陈平 (白) 哎呀! 他怎么知道了?
(张苍偷听。)

张苍 (白) 好!
(张苍拉陈平左手往前走。)

张苍 (白) 走哇!

陈平 (白) 哪里去?

张苍 (白) 我与你面见国太。

陈平 (白) 暖, 慢来, 慢来! 我也有策划。

张苍 (白) 呀呸!
(张苍放手。)

张苍 (白) 身为首相, 窝藏奸细, 盗取皇家宗卷?

陈平 (白) 无有此事。

张苍 (白) 无有此事! 嘿嘿! 你也不晓得我的厉害! 你看我好高不好高?
(张苍把椅子搬到大边台口, 坐。陈平背躬。)

陈平 (白) 嘿! 你看糟糕不糟糕! 有了宗卷就该叫他走去, 又何故拿他取笑哇。哎! 一殿为臣, 向前与他陪个笑脸也就是了。待我向前。
(陈平走到张苍身边。)

陈平 (白) 啊, 张大人, 适才是老夫的不是, 喏喏, 这厢陪礼了。
(陈平向张苍打躬。)

张苍 (白) 呀呸!
(张苍站。)

张苍 (白) 身为首相, 窝藏奸细, 盗取皇家宗卷, 你就与我作上一个揖就完了吗? 嘿嘿! 你也快快地来吧!
(张苍用目示意陈平下跪。陈平背躬。)

陈平 (白) 啊, 我与他作一个揖, 他还嫌轻, 莫非要我原礼退回。唉! 俱是炎汉的忠良, 跪跪何妨? 待老夫向前。
(陈平走到张苍边。)

陈平 (白) 啊! 张大人, 适才是老夫的不是, 我这里, 唉! 跪下了。
(陈平跪。张苍站起, 拿椅垫拍土, 陈平躲。张苍坐时搭左腿, 触陈平额。)

张苍 (白) 下跪何人?

陈平 (白) 陈平。

张苍 (白) 跪在我面前则甚?

陈平 (白) 适才得罪了张大人, 与张大人陪礼呀!

张苍 (白) 我来问你, 你服我不服?

陈平 (白) 我服了你了。

张苍 (白) 为何不抬起头来?

陈平 (白) 有罪不敢抬头。

张苍 (白) 恕你无罪。

陈平 (白) 谢大人。
(陈平欲起身。)

张苍 (白) 这还了得!
(张苍右手拂袖。)

陈平 (白) 暖呀呀呀!
(陈平失惊, 跪。)

张苍 (白) 相爷请起，相爷请起。
 (张苍搀起陈平。)

陈平 (白) 张大人，你这算何意呀？
 张苍 (白) 我也是与你作耍呀。
 陈平 (白) 你也耍出我一身汗来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张苍 (白) 我糊里糊涂这么一猜就猜着了。
 (陈平背躬。)

陈平 (白) 哎呀，被他蒙了去了！
 张苍 (白) 请来相见。
 陈平 (白) 有请田大人。
 (〔小锣五击头〕。田子春上。)

田子春 (白) 相爷何事？
 陈平 (白) 张大人来了，向前见过。
 田子春 (白) 待我向前。
 张苍 (白) 拿奸细！
 (〔撕边一击〕。张苍指田子春。)

陈平 (白) 啊，你这算何意？
 张苍 (白) 我试试他的用胆量如何。
 陈平 (白) 胆量是好的呀。
 田子春 (白) 无有胆量也不敢前来盗卷哪！好、好、好，请坐。
 (张苍把椅子搬到大边跨椅坐，田子春坐当中小座，陈平从桌上拿宗卷。)

陈平 (白) 宗卷在此，田大人请看。
 (陈平将宗卷交与田子春，坐小边跨椅。田子春接过宗卷。)

田子春 (白) 宗卷被火焚化，这是哪里来的？
 陈平 (白) 只因癸未年间，张大人染病在床，命他儿子看守宗卷，是他看到第七部第七篇，见香宫娘娘死得可惨，故而誊写了一部以防后患。

田子春 (白) 只是有一事不合律。
 张苍 (白) 哪一事不合律？
 田子春 (白) 皇家御玺怎样打在上面？
 张苍 (白) 那时小儿一时聪明，用黄蜡雕成御玺，真的上面原有一颗，假的上面又打上一颗，与它个真假难辨。

田子春 (白) 国太用火焚化的？
 张苍 (白) 乃是假的。
 田子春 (白) 这一部？
 张苍 (白) 乃是历代历代的祖宗卷。
 田子春 (白) 祖宗卷？
 张苍 (白) 祖宗卷。
 田子春 (白) 老部头？
 张苍 (白) 老部头。
 (陈平、张苍、田子春同笑。)

田子春 (白) 请问张大人，令郎公子今年多大年纪？
 张苍 (白) 一十九岁。
 田子春 (白) 哎呀，一十九岁，有此大才，日后定是出将入相之位呀！
 张苍 (白) 实不瞒田大人你说，我那个儿子到后来定有……
 (张苍右手指陈平。)

陈平 (白) 你又来了。
 (田子春从怀中取书信。)

田子春 (白) 这有书信一封，烦劳二位交与刘章，叫他照书行事。幼主发兵前来，有劳二位作一内应。
 (田子春将书信交与陈平。)

陈平、
 张苍 (同白) 那个自然。
 田子春 (白) 告辞了。

(田子春出门，下。张苍、陈平送出门双进门。)
 陈平 (白) 这书信烦劳张大人转至刘章那里，叫他照书行事。
 (陈平将书信交与张苍。张苍接书信。)
 张苍 (白) 告辞了。
 (西皮散板) 辞别相爷出府往，
 (扭丝。张苍出门，下。)
 陈平 (西皮散板) 重整汉室锦家邦。
 (大锣打下。陈平下。)

【第十一场】

(大锣五锤。吕台上。)
 吕台 (念) 事不关心，关心则乱。
 (冲头。吕孝上。)
 吕孝 (白) 刘长造反！
 吕台 (白) 再探！
 (吕孝下。)
 吕台 (白) 二位贤弟快来。
 (冲头。吕产、吕禄自两边分上。)
 吕产、
 吕禄 (同白) 何事？
 吕台 (白) 刘长造反，如何是好？
 吕禄 (白) 待我修书，命刘章前去迎战，管叫他们自相残杀。
 (冲头。吕礼上。)
 吕礼 (白) 刘章、刘长合兵一处！
 吕台 (白) 再探。
 (吕礼下。)
 吕台 (白) 哎呀，不好了！
 (扑灯蛾) 刘章、刘长齐造反，
 叫天不应叫祖先，
 眼看吕氏要现眼，
 国太江山难保全，难保全！
 (冲头。吕忠上。)
 吕忠 (白) 刘章、刘长直奔府门而来！
 吕台 (白) 二位贤弟速速抵挡。
 (吕台抽场下，吕忠随下。)
 吕产、
 吕禄 (同白) 家丁走上！
 (众家丁自两边分上。)
 吕产、
 吕禄 (同白) 杀！
 (吕产、吕禄同持枪。【急急风】。吕产、吕禄引众家丁同下。)

【第十二场】

(八军士、刘长、刘章站门同上。二龙出水，众家丁、吕产、吕禄同上，小开打，吕产、吕禄被擒。【急急风】。押下。)
 吕后 (内西皮导板) 听说刘长造了反，
 (扭丝。拉开幕。四宫女、吕后同站在皇城上。)
 吕后 (西皮散板) 只见人马闹喧天。
 刘长 (内西皮导板) 三军围了皇城院，
 (【急急风】。八军士持枪，田子春挎剑、持令旗，周勃挎剑、持令旗，刘贾持宝剑，王陵持宝剑，刘章持宝剑，刘长持双戟，挖出门同上，田子春、王陵、刘长同站大边，周勃、刘贾、刘章同站小边。)

刘长 (西皮散板) 今日要报生母冤。
(白) 呔! 城上听者: 快叫吕后献出玉玺, 如若不然, 杀进城去, 鸡犬不留!

吕后 (叫头) 儿呀!
(白) 是你听信何人言语, 领兵谋反, 是何道理?

刘长 (叫头) 住了!
(白) 你不该害死我母, 篡夺王位, 快快献出玉玺, 如若不然, 休怪某无情无义了。

吕后 (白) 儿啊!
(西皮散板) 悲切切我把皇儿唤,
快把人马就撤淮南。

刘长 (白) 住了!
(西皮散板) 孤王非是你亲养,

刘章 (西皮散板) 赵国母是他亲生娘。
你不该将她来毒丧,

刘长 (西皮散板) 今日要报冤一场。

吕后 (西皮散板) 为何听信他人讲,
无凭无据你太荒唐!

刘长 (西皮散板) 说什么无凭太荒唐,
现有宗卷在身旁。

吕后 (西皮散板) 皇家宗卷宫内藏,
焉能流落在外厢?

刘长 (西皮散板) 说什么宗卷宫内藏,
霎时叫你看端详。
坐在雕鞍唤张苍,
(白) 张苍快来!

张苍 (内白) 张苍来也!
(【急急风】。张苍背黄色包袱, 内有宗卷, 持马鞭上, 急行几步, 抱马鞭。撕边。张苍向台口蹉步, 勒马。)

张苍 (西皮散板) 午门下马步踉跄。
(张苍边唱边下马。)

张苍 (西皮散板) 国太可曾把位让?
要看宗卷在这厢。
(张苍站小边。)

刘长 (白) 好哇!
(西皮散板) 你把宗卷高声讲,
字字行行念端详。

张苍 (白) 领旨!
(【望家乡】。张苍解下包袱, 拿宗卷, 站台中。)

张苍 (西皮快板) 顾不得喘息话来讲,
高举宗卷念端详:
老王爷写在这第一卷上,
吕国太写在这宗卷二章。
关东十王宗亲党,
第七卷写的是香宫娘娘;
幼主本是她生养,
爵封淮南名刘长;
他母实被吕后毒丧,
看来报应有昭彰。
千岁快把令来降,
扶刘灭吕美名扬!

(张苍将宗卷交刘贾, 站小边。扭丝。)

刘长 (西皮散板) 坐在雕鞍把旨降,
诛吕扶汉——
(三锣。)

刘长 (西皮散板) 功非常!

吕后 (白) 哎呀!
(西皮散板) 刘长翻脸不商量,
啼哭打动他心肠。
(慢叫头) 刘长, 儿啊!
(白) 你母亲实系病死, 并非遇害而亡。你虽不是我亲生所养, 为娘待你如亲子一般;
况且自盘古以来, 哪有子杀其母的道理?

刘长 (白) 哎呀!
(西皮散板) 国太珠泪如雨降,
霎时打动孤心肠。
养育之恩怎能忘,

刘章 (白) 哎呀!
(西皮散板) 此时叫我也彷徨!
(一锣。)

张苍 (白) 哎呀!
(西皮快板) 淮南王哭得意惨伤,
功败垂成心意慌。
上前扯过太尉讲,
(张苍拉周勃。)

张苍 (西皮快板) 有什么妙计你要定家邦。
周勃 (白) 喳喳喳……
(乱锤。)

周勃 (叫头) 列位!
(白) 今日汉家天下必须凭心而断。

田子春、
王陵、
刘长、
刘贾、
刘章、

张苍 (同白) 何谓凭心而断?
周勃 (白) 心向吕氏者——
(冲头。周勃往右转身, 举起右膀。)

周勃 (白) 举起右膀, 以为右袒! 心向刘氏者——
(冲头。周勃往左转身, 举起左膀。)

周勃 (白) 举左膀, 以为左袒! 列公以为如何?
张苍 (白) 好哇!
(软四击头。)

张苍 (白) 大家要思念高皇斩蛇起义, 为民除害之事, 我张苍首先左袒!
(张苍举左膀。)

田子春、
王陵、
刘贾、
刘章 (同白) 我等俱已左袒!
(田子春、王陵、刘贾、刘章同举左膀。)

吕后 (白) 哎呀!
(西皮快板) 三军齐把刘氏向,
倒叫哀家无主张;
宫中自焚把火放!
(吕后抽场下。乱锤。放火彩。)

周勃、
田子春、
王陵、
刘长、
刘贾、

刘章、
张苍 (同西皮散板) 只见宫中起火光。
大家齐把午门闯!
(【大锣一击】。大太监上皇城。)
大太监 (白) 懿旨下啊!
(大太监随念随上, 站城, 手托盘, 盘上放玉玺。)
大太监 (西皮散板) 捧来了玉玺迎大王!
(白) 下面听着: 如今刘氏当兴, 吕氏当灭, 国太自焚汉宫已死, 献出玉玺。孩子们
哪! 打开午门接驾呀!
(冲头, 叫头。众人同三笑。【四击头】。众人同亮相。【尾声】。)
(完)

(1)如单演《淮河营》, 则加尾声。

(2)如单演《盗宗卷》, 此段台词改为:

陈平 (白) 为臣正在朝房修本, 见宫中火光一现, 特来保驾。

(3)如单演《盗宗卷》, 则台词应作:

张苍 (白) 告辞了!
陈平 (白) 后面备酒, 与张大人同饮。
张苍 (白) 你那酒, 我吃不得!
陈平 (白) 怎么?
张苍 (白) 你那乃是炎汉忠良吃的。
陈平 (白) 取笑了!
(张苍、陈平同笑。【尾声】。同下。)
(完)